

830
8655

903
:80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五

學海堂

儀禮小疏

吳江沈徵君彤著

士喪禮

左何之扱領于帶

說文云何儋也臣鉉等曰儋何卽負何也凡儋何負何皆在肩背敖云左手何之張云左臂何之皆非

復者降自後西榮

敖曰降于此者與升時相變也下文設奠之類升降異階者其義皆然彤謂此主于徹西北扉與升時相變其兼義耳若設奠之類升降異階則以相變為主徹不同也

注云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疏云按喪大

記將沐甸人爲墜于西牆下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
諸文更不見徹扉薪之文故知復者降時徹之也彤謂西北
扉乃室西北隅隱闇之處尸在其南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
神也降衣于前不知魂之反不反故又徹西北扉意魂或自
此而反也然則北面招者求諸幽徹西北扉者通諸幽也此
亦聖人知鬼神之情狀達孝子之心之一端而鄭謂若云此
室凶不可居然則是方冀其生而卽致死之不誠甚矣豈招
魂復魄之意邪且果如鄭言彼毀廟尙必在遷主之後也况
尸在室而卽徹扉於人子之情安乎至喪大記云取所徹扉
薪用爨之者本非爲用爨而徹乃旣徹則用以爨無用之用
也故用時謂之薪而徹時不謂之薪

人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

鄭云衆主人庶昆弟也敖云衆主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
斬衰者亦存焉下經云衆主人免記云衆主人布帶則是衆
主人乃主言齊衰大功者彤謂鄭所云庶昆弟于死者爲衆
子不云衆子而云庶昆弟繼主人爲言當然耳是衆主人卽
斬衰之親

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士亦如之疏云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

下經所云親者乃齊衰大功之親也敖以衆主人免衆主人
布帶決此衆主人爲齊衰大功之親則不惟彼此殊絕亦明
與親者之文相妨顧卽以親者爲專指婦人遷就多矣且衆
主人免衆主人布帶之下並不言親者與衆兄弟則是統齊
衰至總麻之親皆在其中亦豈徒主言齊衰大功而已此其

疎也鄭注下經婦人云妻妾子姓亦專指斬衰者言之蓋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其後適妻在前妾與子姓在其後皆斬衰重服然後及于齊衰及于大功文王世子所謂以喪服之精麤爲序以次主人者是也

婦人俠牀東面

鄭云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主人杖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妻爲夫杖婦爲舅姑不杖明夫人與主婦皆死者之妻本注適妻卽主婦故賈決妻妾子姓據死者是也檀弓云主婦疏云主人亡者近萬充宗乃云凡儀禮喪祭稱主婦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

皆宗子之妻而非宗子之母形按內則云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于姑是祭稱主婦固皆宗子之妻矣若喪則有不盡然者王制云七十唯衰麻爲喪八十齊衰之事弗及固皆指男子爲言而婦人可類推假令夫死而妻年五十六十雖不能致毀備禮而馮尸拜賓猶可自勉以子婦而代之則三年如斬之情安在故夫死而妻不爲主必其已七十者也不然則其有廢疾也未七十而又無廢疾豈得委子婦爲之主哉又舅沒姑老謂三年喪畢而當時祭乃令冢婦承之耳非謂喪中之奠祭亦不與也何況初喪馮尸拜賓之節又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是姑在雖夫死不爲主况舅喪而顧爲之主分義不全乖乎如萬

說實有于婦姑兩無所處者未密也又鄭注喪大記云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本注子姓以婦人皆杖注推之蓋專指女子子在室者姓字牽連及之耳

親者在室

鄭云謂大功以上父兄姊妹子姓在此者賈云此注據主人而言敖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下篇曰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是也彤按下篇云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其上云主人踊無筭則親者固專指婦人此篇下經云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阼階則親者又專指男子本經上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牀下云親者在室則親者兼男子婦人可知敖據一端爲說非是若鄭云大功以上

者但包齊衰之親不兼上經衆主人蓋下云主人及親者不言衆主人則親者宜兼衆主人此承上衆主人而言親者則親者宜在衆主人之外故知鄭不兼言也婦人親者亦當如此推之又本注及下經衆婦人兄弟皆據死者而言賈誤賈又以曾孫玄孫爲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當在大功親之內尤誤又此注子姓者謂婦也男女孫以下也孫婦也昆弟之子女也昆弟之子婦也其子孫之婦而皆用子姓包之蓋以其與子孫一體則亦可爲子姓云爾

又按喪大記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此君之喪也又云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

子姓皆坐于西方其于親屬之哭位詳矣而伯母叔母以齊衰期而不與焉者爲其尊而不親也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于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雜記故昆弟之子之于伯叔母其分本疎則伯叔母之于夫之昆弟之子可知不與于位可也有恩焉與亦可也若昆弟之子婦分猶是耳或以卑故不敢不從夫而與乎

按主人與衆子皆斬衰而衆子在主人之後齊衰親爲諸父爲昆弟爲昆弟之子爲己之孫曾孫則在斬衰之後大功親爲從父昆弟則在齊衰之後適妻及妾與女子子在室者皆斬衰而妾與女子子在適妻之後齊衰親爲姑爲姊妹爲婦爲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爲女孫女曾孫

則在斬衰之後大功親爲姑姊妹適人者爲從父姊妹在室者爲昆弟之子婦爲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孫婦則在齊衰之後皆南上上當尸肩適妻與諸父亦正當主人不出其上若子孫多則自孫以下位北南面男西上女東上不當尸牀此室中哭位乃參考經記而爲之千古禮未必無當爲圖如

左

大功

姑姊姊適人者從父姊妹在室者昆弟之子婦昆弟女子子適人者已孫

齊衰

姑姊妹婦女子子適人者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女孩會孫女

妾女子子在室者

斬衰

適妻

尸首

牀

足

室中哭位圖

斬衰

子

齊衰

諸父昆弟昆弟之子已孫會孫

大功

從父昆弟

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

鄭云眾婦人眾兄弟小功以下按小功以下婦人兄弟各有

同姓異姓小功婦人同姓為從祖姑在室者從祖姊妹在室

者從父姊妹適人者昆弟之子婦從父昆弟之女子子在室

者女孫適人者昆弟之女孫在室者異姓為從母外孫女總

婦人同姓為從祖姑適人者族姑在室者從祖姊妹適人者

族姊妹在室者從父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從父昆弟之子

婦從祖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昆弟之女孫適人者從父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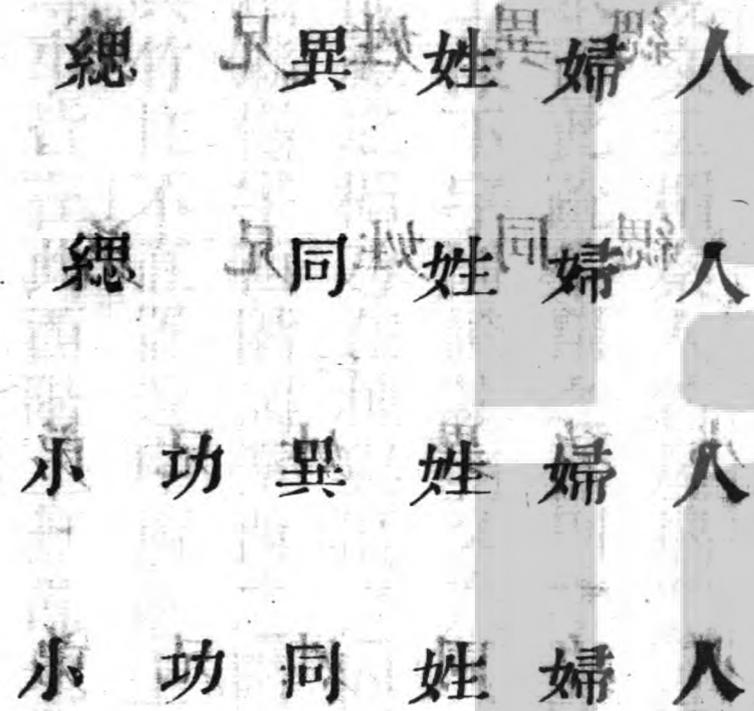
弟之女孫在室者會孫婦昆弟之曾孫女在室者異姓為姑

舅姊妹從母姊妹女甥外孫婦皆當在戶外之位者也小功

兄弟同姓為從祖從父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

異姓為外孫總兄弟同姓為族會祖族祖族父族昆弟從祖
 昆弟之子從父昆弟之孫昆弟之曾孫異姓為舅外舅姑之
 子舅之子從母昆弟甥壻皆當在堂下之位者也其有老幼
 疾病事故或不必皆在位要之在位者不外以上所列諸親
 又兄弟不專指從祖昆弟族昆弟姑舅之子從母昆弟者蓋
 古人于上下旁親通稱兄弟也詳喪服記其在位前後之次
 小功前而總後總小功又各同姓前而異姓後也又按喪大
 記云君將大斂子并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
 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亦以東為上然則此經婦人兄
 弟位當依放之蓋尸雖尚在室而主人坐尸東則尸外堂下
 北面之位皆東上為得也各為圖如左

眾婦人尸哭位圖



斷

系

圖位哭下堂弟兄眾



圖位

圖

置于宇西階上

注云宇栒也疏云爾雅釋宮云檐謂之栒郭云屋栒謂當檐

下按說文云楣秦人名屋檣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栒是郭

注所本而此疏採用之然則宇即檐也說文又云宇屋邊也

易曰上棟下宇訓證甚明又秦人名檣聯為楣非儀禮之所

謂楣儀禮之楣乃在棟與殿之間檐又在殿前也今吳人謂

檐為檣聯檣宇西階謂堂西之階朱子釋宮所云西面階也

此銘與竹杠不直置近序西階上者祝受管人汲水管人受

祝潘等事皆在此西階上無餘地也敖說云置卧而縮置之

云卧是也云縮則非蓋橫置之矣

君使人弔徹帷之事畢限下之

是青經解卷三百三十五 沈徵君儀禮小疏

注云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疏云屋之者謂塞帷而上非謂全徹去按雜記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心欲見殯肆也既出則施其屋釋文云屋字林玉篇皆云閉也纂文云古闔字形謂屋是帷之所以開闔者故闔之日施其屋開之則曰屋之猶門闔之闔訓扃亦訓通其例一也

布巾環幅不鑿

注云士之子親含反其中而已疏云士親飯必發其巾

此本雜記

鄭二義當兼用蓋發其中而反之也

纓中

注云纓笄之中央以安髮疏云兩頭潤中央狹則於髮安按下經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為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今文牢

為纓若纓是兩頭潤中央狹則義與牢同鄭何以疊今文而不從也又按說文云優饒也而不出纓字形謂纓當讀從優

謂兩頭狹中央潤也中央潤則笄之益固而髮尤安疏乃反

說非注義

玉篇云纓笄之中央髮也乃摘鄭注而失其意廣韻云笄而則中又傳寫為中二書皆可信而其誤

牢中旁寸

注云牢讀為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疏云讀從樓

者義取樓歛狹少之意按爾雅云歛樓聚也郭注云樓猶今

言拘樓此疏文所本又按說文云樓曳聚也玉篇云樓亦曳

也詩曰弗曳弗樓本亦作婁說文又云婁空也從母中女空

之意也然則義取歛聚者當作樓義取削約中央者當作婁

此注字蓋本作婁後旁加手又譌爲木旁耳或謂重屋亦有聚義樓樓通非也本亦非樓樓文又云與空出與中握手之制賈疏及聶圖明矣郝敬謂縫帛如箒韜尺兩手者因牢讀爲樓無他證又誤解下經設決麗于擊爲左決連右擊右決連左擊使手交如生故杜撰此制耳不知尸之手古今未有不旁垂者蓋象其始生時亦便于歛若兩手交疊則於歛不便且象其生何如象其始生之義微乎若牢讀爲樓雖未見他證然康成之注于書名物數悉有依據今去古尤遠安得輒以臆解易之郝云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解文義亦未洽至謂左巨指並施決其杜撰更不必言當讀爲決用王棘若釋棘取問中央

注云王棘與釋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世俗謂王棘砭鼠按玉篇云釋棊棊也棊棊似柿而小又云砭砭也砭落也然則釋棘卽棊也謂王棘爲砭鼠者若云王棘可以落鼠也

續極一
注云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合不挈指也按說文云摺縫指摺也一曰韜也夫射儀注云極所以韜指是沓與摺同沓指卽韜指也說文云挈縣持也釋文云挈劉本作契夫射儀注云無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釋名云契刻也是挈當爲契但二字並從切切本從刃疑古亦通用

蚤掬如他日
注云蚤讀爲爪斷爪掬鬚也按說文云掬搯也搯批也批搯

也持持頭髮也然則此經之揃謂持其鬚而理之也喪大記云小臣翦須孔疏云治須也是孔益讀翦從揃矣

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

注云麗施也擊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籜有彊彊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環大擘本也因咨其彊以橫帶貫紐結于擊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說文云彊弓弩弦所居也此決籍之彊則紐所著者也環說文訓貫以紐環大擘本者貫大擘本于紐之中也紐說文云系也一曰結而可解玉篇云結也束也然則此注之紐如今之衣襟矣衣襟世俗亦謂之紐襟

敖曰此惟右手設握而左手則否其特重平日之便于用者乎形謂握手所以伸其指而斂之故左右並設敖說非也至以擊爲巨擘之別名杜撰尤甚

鄭訓飯爲大擘指本必有所受不可輕改郝敬萬斯大因其不經見讀爲飯含之飯以爲自飯含時已設決是設決于未羹之前矣當羹時豈無觸闕且設決無慮其指之僵亦何必飯而卽設也從舊爲得

設冒囊之

由櫛以蚤以揃而鬢焉笄焉設明衣裳焉由飯含以掩以瓊以幘目以屨而襲焉由設韜以帶以楯笏以設決與握而設冒焉皆順表裏爲序於上下有逆施者取事之便此逆而後

順者也

巾栢鬢蚤埋于坎

敖云鬢榆餘之髮及所榆須也按喪大記云君大夫鬢爪實

于角中注云鬢亂髮也敖因小臣翦須之云故兼須言之但

謂及所榆須是不讀翦如榆而誤以榆為翦斷之翦萬充宗

云蚤榆如他日謂如平生也若以榆為斷須生時豈斷須乎

然則宜云及所榆須之脫者矣

幕用疏布久之

注云久讀為灸謂以蓋塞隔口也疏云灸塞義敖說云既夕

禮曰木桁久之然則久者乃以物承他器之稱按說文云久

從後灸之也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

又云灸灼也彤謂灼必用艾塞病處故訓灸為塞然則從後

灸之者灸本訓也周禮謂從旁灸之此經謂從口灸之所從

不同其為灸則一也玉篇云桁大械也既夕木桁謂以桁桁

諸器敖所云以物承他器是也灸之則自謂案塞諸器與此

篇同蓋敖說不如鄭注之確矣

幕用疏布久亦當用疏布下篇桁用木久亦當用木

繫用幹

注云幹竹筴也敖云幹字從革似當為革之屬未詳孰是

幕用葦席北面左衽

注云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左衽西端在上敖說

云幕用葦席以席蔽重之前後也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

也左衽者右端在上而西鄉象死者之左衽也按鄭云覆重

者謂辟屈葦席之邊覆諸橫木但空其中以通神耳敖云蔽重之前後而不及上則于冪義不完矣鄭云兩端者謂席之左右衽云交于後則非經北面之義北面者取其向幽據重不據人敖云兩端皆在北是也又經云北面左衽宜右端在上而西鄉如敖之說若兩端交後而西端在土則南面而衽鄉東不顯與經背乎

帶用幹賀之結于後

注云賀加也謂累加之也蓋用幹從南鄉北又從北鄉南而結之也敖說云後謂重之南也

析其末
注云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按喪大記

云大斂絞一幅爲三不辟孔云大斂一幅分爲三片不復擘裂其末然則絞一幅爲三者不必析其末而亦就大斂言之也鄭引爲證者以例小斂雖不裂全幅析其末亦爲三耳敖乃云析其兩端爲二如掩之制恐未必然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

注云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拈疏云既夕記云設楹于東堂下南順齊于拈饌于其上兩醢醴酒若然則凡設物于東西堂下者皆南與拈齊北陳之堂隅有拈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拈按此疏則拈在東西堂之隅蓋統一堂而論之必以東西堂之隅爲堂隅也又下經苴經要經饌于東拈之南主人自阼階下位往襲經于序東東夾前

此東夾前與公食大東夫禮注東夾前不同

夾前之東卽東坵南則堂隅之爲東西堂隅益明矣萬充宗寢廟圖乃置坵于序內正堂之隅是襲經當近在阼階之東何必往序東東夾前耶若陳用之禮書謂堂隅之坵在北陳以爾雅所云坵謂之坵者爲北堂之隅之坵彼蓋誤讀此疏北陳之堂隅有坵爲一句遂誤解陳爲堂途之陳意北陳爲北堂下之陳又妄以爾雅之坵置諸北堂之隅其粗心杜撰至於此極可歎可懼

凡堂之南下直東西序內者經皆謂之堂下自阼階以東通謂之東方自西階以西通謂之西方堂之東下謂之東堂下亦謂之堂東堂之西下謂之西堂下亦謂之堂西

楊圖圖脯醢醴酒等于堂上則于經記堂下之文顯背

葬奠用功布

注云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疏云大功布敖云功布大功小功布之通稱未審其以何者用之也彤謂冪奠以辟塵汚宜用小功布矣

其實特豚四鬣去蹄兩胎脊肺

注云鬣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喪事畧疏云按士冠禮云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合左右胖此文大歛亦云豚合升則吉凶之禮豚皆合升而鄭云喪事畧者但喪中之奠雖用成牲亦四解故旣夕葬奠云其實羊左胖豕亦如之是以鄭總釋喪中四解之事云喪事畧也彤按冠禮與喪禮雖豚皆合升然冠禮是解爲二十一體而升昏禮用特豚亦然喪

禮但解爲七體而卽升之數自不同鄭云喪事畧者對冠昏之詳而言爾既夕葬奠用成牲亦四解亦喪事之畧故疏以鄭此句爲總釋之敖說采鄭注刪此句其尙未得其解歟又鄭雖訓鬣爲解然四鬣兩胎爲對文則鬣宜卽指肩髀非虛活字敖云四鬣兩肩兩髀也文義尤得下文大論亦云兩合說文云鬣髮也从髟易聲鬣鬣髮也从髟从刀易聲然則此經鬣字蓋鬣之省也韻會

男女奉尸俛于堂撫用夷衾

注云俛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又云今文俛作夷疏云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夷牀并此經俛尸不作移字皆作俛者依近本俱人傍作之故鄭注喪大記皆是依尸爲言作俛誤

也按喪大記俛亦作夷注與此注同彼疏云夷陳也釋文云夷如字陳也本或作俛又按說文云尸陳也俛訓尸而尸訓陳則俛與夷音義俱同不妨通用鄭所以擇從俛者爲依人旁作之於陳尸意尤切耳賈頗得之但云俛不作移似欲讀俛從移致方性夫注喪大記遂云夷之爲言移也則不免貽誤後人矣移字古音弋多反故說文云从禾多聲是移夷聲本不相近義亦迥殊豈容牽合他若稱夷以戒傷尸亦方說也謂體魄降爲夷婉詞陸農師說也此並穿鑿不可從鄭注
在牀曰尸
云尸陳也

皆覆

注云皆覆爲塵敖云亦以別於生也按鄭云爲塵而覆則必

以覆爲冪矣俎之有冪見于少牢饋食禮云佐食升所俎冪之敖云鼎當作冪是也但此經醴酒脯醢皆既奠而後巾之不應于俎獨方載而卽冪雖下云執而俟亦不過俟豆先設已耳何冪之遽如是又士冠禮醢醬菹醢凡六豆故下云兼巾之此所載雖七體而俎則一果如鄭義則但云冪之足矣豈嘗有獨覆一體者而必別之曰皆覆邪又按檀弓云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注云剝猶俛也有牲肉則巾之疏卽引此經小歛俎錯祝巾之爲證是下經巾之不惟冪醴酒與豆乃并俎而巾之也然則此覆字當讀芳六反濟陽張稷若云皆覆謂牲體皆覆設之最得其解下經云進柩注云未異于生此覆設當同茲義又下經云載魚左首進鬢注云亦未異于生是進柩猶進鬢覆設猶左首也蓋俎用七體所以異于生皆覆而進柩所以不異于生或異或不異而仁與智兼之矣敖說亦非

掘肆見社

注云肆埋棺之坎也疏云肆訓陳謂陳尸于坎鄭卽以肆爲埋棺之坎也按說文肆作肆云瘞也玉篇肆亦無陳訓賈之訓陳乃讀如肆肆說文作肆云極陳也蓋以其形聲之近遂通肆于肆耳

注云衽小要也又引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疏云棺蓋每一縫爲三道小要每道爲一條皮束之按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彼注云衽今小要孔疏云其形兩頭廣

中央小也古棺木無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束並相對東字補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堅束之處則堅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為小要也又按喪大記疏云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此二疏論衽制最詳如賈釋則主于棺蓋為言有三從而無一橫與檀弓之文顯背失其義矣楊圖云鑿棺蓋之際以衽連之即賈意也至郝敬謂棺蓋合際處曰衽是衽非自為一物尤為謬妄燕尾蓋唐人呼小要之名近濟陽張穆若又云今謂之銀錠扣也陳可大檀弓說云衽形如今之銀則于大夫士降于君二衽二束

熬黍稷各一筐有魚腊

注云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敖云孝子以尸柩既殯

不得復奠于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此于棺旁以盡愛敬之心也然不以食而用熬穀不以牲而用魚

腊亦所以異于奠也與彤謂祭奠之事于室設俎豆敦鉶于重懸二鬲粥焉于葬藏苞苴壅甒于殯設熬黍稷魚腊焉重

以先主而畧于主殯以先葬而小于葬事異義同故殯之設熬黍稷猶重之懸二鬲粥也熬黍稷之異于苞苴壅甒猶粥

之異于俎豆敦鉶也蓋不知何地之可以棲神故無之而不設飲食不知何飲食之可以歆神故相變而殊其品此誠孝

子事鬼神之至精敖說得之鄭以熬黍稷為惑蚍蜉于周禮

小祝及喪大記皆云然孔疏謂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
侵尸但六寸以上之棺固其合縫何至數月之內蚍蜉即得
入而侵其尸乎必不然矣然則不爲飯而熬穀何也熬穀有
香氣而可久飯則易壞欲善其設之之方故耳音塞難辭
設于序西南

鄭云爲求神于庭敖不用此注乃于下經執事豆北南面東
上說云此奠于西堂其俟降之位東上是由饌東而南乃降
自側階也按此經上云降自西階下云當西榮又云如設于
堂則序西南之不在堂而在庭明矣且凡言當東榮當西榮
未有不在庭者敖以爲奠于西堂而降自側階泥于序西南
之文耳不知此序西南如上經所云襲經于序東序東在東

南下亦非卽東堂也

奠者由重南東

鄭云東反其位賈云其位蓋在盆盥之東南上按此經上云
祝降自西階下經論大歛奠亦云祝降自西階奠者由重南
東敖云復其門東之位也祝位在門西其說與賈不同按士
虞禮云祝入門左北面敖云祝公有司之助喪祭者也特牲
饋食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是也又按特牲記云私臣
門東北面西上然則此經之奠者其私臣與祝位在門西故
降自西階直由堂塗反位奠者位在門東故必由重南而東
乃復位也賈疑其位在盆盥之東者殆謂將盥一時之位不
必反于斯也反其位當如敖說

君若有賜焉則視歛

鄭云君視大歛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敖云喪大記曰弔者襲裘加帶經則此時君之弔服亦朝服襲裘而加經與帶矣若主人成服之後而往則弁經疑衰彤謂此皆鄭是而敖非按禮記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但言爲卿大夫不言爲士是爲士雖當事不弁經也重服不以弔微爵不弁經則皮弁旣皮弁則亦皮弁服矣周禮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以此例之諸侯爲卿大夫錫衰則爲士當總衰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本注云錫衰者賈云此士與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同故不得疑

衰也

文王世子疏云或鄭因諸侯弔必錫衰之文故注士喪禮爲錫衰此說誤

然則當事而殊于

卿大夫之弁經者所以明其分旣成服而同于卿大夫之錫

衰者所以報其恩如鄭說蓋仁與義而兼至矣且夫視大歛

特賜也而服如其弔士之服主人成服之後往常禮也而以

弔卿大夫之服弔非又輕重之適均者與喪服記云朋友麻

君于此士蓋皮弁而加經喪大記疏云無經誤較其爲卿大夫又有異

而同同而異者禮之詳密也如是又按喪大記原文云小歛

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鄭云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

改冠亦不免也至賀氏謂加素弁于吉冠之武熊氏謂武上

加經並與加帶經殊例熊則更與帶文相妨賀又謂主人旣

素弁素冠故弔者加素弁于武則是弔冠太重于朝服不稱

且疑于主人之冠矣要皆非也形謂加武者加于吉冠之兩頭若喪冠厭伏之法也吉冠兩頭皆在武上鄉內反屈而縫之喪冠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反屈而縫之四語約賈喪服疏以吉冠之武法喪冠之厭則變而微凶與主人之括髮素冠正相稱故鄭云不改冠言但加武爲異耳若不加武則其冠純吉無論不可以視大斂亦烏可以弔於小斂之後故武字決不可刪也敖乃放檀弓襲裘帶經之文而輒刪之豈知彼不必詳而此固不容畧也哉若大斂之不可以朝服弔則喪服朋友麻節已詳之又鄭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卽喪大記在殯壹往焉之往亦謂弔哭事

君要節而踊

敖云要猶候也按此訓未知所本

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鄭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敖云檀弓云始死羔裘弔冠者易之而已易者謂易之以素冠深衣也然則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按陳氏禮書云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檀弓曰始死羔裘弔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有易裘無袒衣矣又檀弓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袒且投其冠髻髮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則小斂投冠脫髦髻髮而袒矣蓋人子之於始喪其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已矣然後髻髮而袒雞斯云者蓋哭聲然也鄭氏改雞斯爲笄

纒而云親始死去冠者恐未必然五句畧見論纒節此說乃敖所本

也陳諒畧本藍田呂氏徐氏讀禮通考云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

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者乎夫冠所以為飾此何

時也而尚存其飾也孝子之心固謂遭禍之深以罪人自處

也儻猶加冠以為飾是見親死無異于平日矣豈人情之所

忍哉此鄭氏笄纒之說誠有所據而不可非也彤謂徐之伸

鄭屈陳甚得禮意抑于陳之誤猶有未及者叔孫武叔之母

死既小歛投冠髻髮是小歛之前固易乎冠而素冠矣譙周

卒為母始死去乎冠尸襲云父之後因其笄纒而加素冠

但以為為其母則非斬衰之主人然則所云始死易乎冠者亦統謂齊衰期以下者耳若去冠

而笄纒乃謂夫斬衰與齊衰三年者二者之所指固非一也

又斬衰笄纒自始死及于小歛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歛

後及于成服而始改也為母笄纒尸襲之後而即加素冠如

括髮之于即堂下位而即代以免也蓋始死首服之節笄纒

與括髮並重故父母之喪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之久

暫稍為差等聖人之尤重父喪于始死之首服而即見之如

此陳于檀弓問喪不別齊斬遂以始死幸生未去冠飾無父

母之差失聖人制親喪輕重之義且人子於親之始死固幸

其生而尤痛其死生者或然死則其已然故幸生之心寄之
于不說髦不去笄纒而痛死之心則去冠徒跣扱衽無之
不存至將小歛而齊衰者素冠小歛括髮之後而斬衰者亦
素冠而環絰喪服小記疏論父死將小歛之服云去笄纒著

前不知武叔固為其母非為其父也謂父始死而著素冠不
乘于服問乎但孔疏實本崔義黃氏喪服圖式乃是孔而非
崔亦誤又雜記云小歛環經非謂正則幸生痛死之意俱相
小歛時益指使堂後之襲經而言則幸生痛死之意俱相
半焉及于大歛所謂三日而不生亦不生者萬無一冀然後
著喪冠而成服故謂幸生未已不忍去飾者僅得其半至云
小歛則已與雞斯哭聲並於禮無據又小歛說髻乃諸侯禮
非士禮皆所當釐正者也若救謂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
而未暇別異則斬衰之主人可竟同于齊衰以下者乎其說
雖與陳殊其誤則一

鄭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加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
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
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紛也賈云免與髻髮同但以布
廣一寸為異形謂鄭既二免之制未聞又云舊說以為如冠
狀廣一寸蓋不以舊說為然也引喪服小記以釋髻髮免此
鄭自為之說也鄭注喪服布總云總束髮既束其本又總其
末本末兼束布廣當不下四寸慘頭總之類也免以代總當
時不惟去冠亦且去總故謂免而若慘頭豈一寸之廣而足
代冠可也謂免代總亦可也邪賈蓋并舊說于鄭故致誤爾又杜佑云著之自額而卻交
于項中并其末覆紛而前綴連之此欲合舊說如冠狀之文
即慘頭之制而稍變焉但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髻以
免對髻髻露紛免亦當露紛矣若并其末以覆紛不如卻繞
紛者得仍露紛之善也呂與叔云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
短髮而露其紛于冠禮謂之缺項此又因舊說廣一寸之云

而誤以免為缺項其說更不如杜而萬充宗顧獨取之何與
婦人髻于室

鄭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纒將齊衰者骨笄而纒敖
云曾子問言婦為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縞總則吉笄而纒
自若矣是乃將齊衰者也以始死男子之服準之則此時婦
人將斬衰而下者之服皆常如此齊衰者之為也形謂以始
死男子之服準之則婦人宜去笄而并去總若縞總則并不
去笄如男子之著素冠非所以施于將斬衰者也即父在為
母尸未襲亦安得遽縞總哉曾子問言婦為舅姑縞總者謂
在塗趨喪之禮也按奔喪云至于家人門左升自西階墮東
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疏云喪

已經日不笄纒故即括髮袒也又問喪不得奔喪亦括髮袒
而不笄纒蓋男子之去冠而笄纒如婦人之去笄而纒皆非
在他所聞喪之服然則婦人之不去笄而縞總亦惟不在家
為然耳奔喪疏又云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
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夫男子在路皆冠則女子在塗必皆
笄總若尋常在家而父母始死其必去笄總而纒也亦明矣
敖又云至是而當髻者乃髻其不當髻者但去笄總耳當髻
者妻也妾也女子子與婦也非是雖三年者猶不髻此時當
髻者皆在室故於焉為之由便也婦人之髻與否喪服經記
見之矣形謂成服之後則有當髻者有不當髻者故鄭云齊

衰以上至笄猶髻明大功以下至笄不髻喪服經記固可據
若小歛之節則五服親屬要無有不髻者喪服小記云爲母
髻髮以麻免而以布又云男子免而婦人髻以髻對免免既
在小歛之節宜髻亦同故賈斬衰章疏云成服以前斬衰至
總麻皆免近刻前作後免作冠皆誤觀婦人皆露紒而髻也
被疏如著慘頭句即可見矣

朝夕哭不辟子卯

鄭云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賈云檀弓云子卯
不樂是吉事闕也敖云子卯之說未詳按明陳絳云子卯不

樂湯武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
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
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
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辟者哀親之死尤重於
傷舊君之亡故無所嫌而不辟也王者旣然士可知敖不從
鄭蓋未察乎此爾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戒懼亦
非本義鄭同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漢書翼奉傳張晏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爲忌者乃術家傳

主人卽位

按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士亦如之疏
去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然則此經主人亦兼庶昆弟在內

也小云哭于主人中兼之於門外主人亦兼哭於門內
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
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

賈云喪大記云祥而外無哭者則此外位皆有哭今直云婦
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按下注云兄弟齊衰大功
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總麻亦即位乃哭是也形按喪大記疏
祥而外無哭者謂不復哭於中門外聖室之中非謂不為位
于門外以哭也為位于門外以哭大祥以前亦無之大記云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彼注云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疏云此明小歛後男至女
主迎送弔賓之位夫小歛後如此則既殯後可知主人如此
則兄弟可知賈誤解祥而外無哭者之文謂此外位皆有哭
是再誤也且主人猶入門而哭兄弟顧先主人而哭也有是
精乎

婦人拊心不哭

鄭云方有事止謹鄭賈云方有事者謂下經徹大歛奠設朝
奠之事也按下經徹大歛奠丈夫婦人皆踊設朝奠丈夫婦
人又皆踊踊無不哭何以不嫌其謹鄭而止之則所云方有
事者決不謂此二事愚以為謂下經主人之入門也觀主人
既入門而哭婦人即又哭而踊可知矣然則此婦人之不哭
亦暫止其哭耳敖乃謂未敢先男子而哭則上經婦人即位
於堂固先男子而哭矣何云未敢乎其說亦誤

考降堂固未異于而哭矣何云未郊乎其儀亦疑

鄭云考登也降下也敷云考成也降下也謂成其下棺之事

張爾岐云考父也降骨肉復歸于土也彤謂鄭訓考為登以

考降為魂神之上下不若言骨肉復歸于土者之切但訓考

為父又與上其父之文相犯敷本爾雅釋詁訓考為成最佳

然謂成其下棺之事亦未穩順若云成幽宅而下棺則得之

矣云云言事土葬賈云云言事首棺下葬大燭奠奠時

既夕禮不哭

丈夫鬢散帶垂

鄭云為將啟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鬢婦人之變喪服小記

曰男子免而婦人鬢男子冠而婦人笄按熊朋來經說云小

記曰男子免婦人鬢既夕經文必亦如小記所言而有脫字

注者妄謂互文適以惑人也此說得之

敷云鬢者去冠與纒而為露紒也將髻髮者必先鬢故言此

以明之亦與前經互見也此斬衰者耳其齊衰以下則皆免

散帶垂解其三日所絞者也凡大功以上皆然又云此但言

丈夫是婦人不與也婦人之帶所以不散垂者初已結本又

質而少美故於此不可與丈夫同其所以不言鬢者婦人不

當鬢者雖未殯亦不鬢則此時可知矣其當鬢者自小歛以

來至此自若無所改變故不必言之按喪服小記釋男子免

而婦人鬢云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鬢鄭云男女別也

然則丈夫雖去笄纒而紒一如鬢形而其名不可亂也以丈

夫之紒而謂之髻不幾於男女無別乎又此經丈夫兼衆主
入衆兄弟在其中非獨斬衰者散帶垂承上髻而言則婦人
之帶亦散垂矣士喪禮論丈夫未成服之帶兩言散垂于婦
人但記其異者而云結本明結本之上不紒垂猶丈夫也然
則啟殯之節必解其成服之所紒而仍結其本雖不盡與丈
夫同亦安得云非散垂哉至婦人之髻猶丈夫之免小記云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明婦人之髻亦然詎有啟殯而親屬不
髻者崔氏大功以下無髻之說不可從也啟殯之髻去筭總
而以布蓋變于成服而同于小歛謂小歛以來至此自若者
亦非髻制詳喪服布總箭筭髻衰節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

鄭云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仿也賈云下經云商祝拂柩用
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仿者謂拂仿去
凶邪之氣也彤按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
也所以異於生也注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
茗可掃不祥然則拂去凶邪之氣者君臨臣喪之禮也寧子
啟父殯而亦可用此禮乎且桃茢或可以去凶邪功布何物
而欲以去凶邪乎此不通之論耳若去塵之說則無可議

後西榮北方之西榮也降自此者為徹西北扉亦與升時相變西北扉室西北隅之隱處近尸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神或不憑依其自此而反乎鄭謂若云此室因不可居然則是方奠其生而即致死之與復之義違矣早某奠大也帷堂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設飾謂襲與小斂為方動搖尸慮人褻惡之也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

庶昆弟妻妾子姓皆死者斬衰之親也若適妻先死則冢婦在前

親者在室

齊衰親在斬衰之後大功親在齊衰之後所謂以喪服之精麤為序也室中淺故主于序前後又尸首當牖宜皆南上並與朝夕奠位異與朝夕奠位異

經末世文下經注

經裏去于只入也

經赤而有黃色也爾雅云再染謂之經

冒緇質長與手齊纒殺掩足各喪事

小雜記云冒所以揜形也緇深玄極淺纒

祿衣或曰動于

士冠禮所陳三服有玄纁此易祿衣者祿衣連衣裳黑而非

玄與生時相變又以明爵弁皮弁二服亦簪裳于衣也蓋衣
新裳連則便于羹飲

不說編屈之也以其沃盥之禮對

編汲井纆不解而但屈之者喪事遽也

蚤揃如他日黃白也爾雅云再舉謂之蚤

蚤蚤去手足爪也揃謂治須

明衣不在算也

言明衣不在稱數著稱之必不禪又以別祿衣之成稱也疏

云祿衣雖禪以袍為裏故云稱

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又曰首當麗宜皆可上

麗附也謂以決之繫附于擊也持御者也決繫雖貫紐未卽

結且持之以俟設握也握繫既結于擊乃以決繫附握繫而

連結之此設決設握相因之節也設握之法記詳之

設冒囊之

雜記云設冒非得己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

而後設冒也為形則人將惡之

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

復者卷衣投前檐而魂不反尸或在庭乎故中庭置重以憑

依之也必三分庭一在南者取碑與門之中也

幕用葦席北面左衽

鬼神尚隱闇故幕重也北面向幽之義也

析其末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二十六

沈徵君儀禮小疏

三

凡絞從考在橫者之內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此不析幅而析其末末亦各爲三地面向樹之舞也

不必盡用統十九稱與庶禭言

苴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

此苴經牡麻經皆一股而纏不絞雜記云小斂環經是也成服乃絞之與要經同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鄭云婦人亦有首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經也

敖云此謂婦人凡婦之有本者皆然斬衰之帶亦在其中矣是時帶亦未絞但結其本以別于男子爾其首經亦皆與男子同婦人斬衰之帶所以不與其首經皆用苴麻者以其卒哭無變至祥乃除故聖人權其前後輕重之宜即於始死之時用牡麻爲之而但以首經見斬衰之義也此所饌者其在

西房與

彤按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亦饌于房出誠人與亦帶和干其實特照四鬢去蹄兩胎脊肺

此特豚又豚之小者故可不節折而合升于鼎四鬢與兩胎對文是即謂肩髀爲鬢也

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

小歛衣十九稱蓋不倒者九倒者十室中
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此衆主人統齊衰以下者不於室而合於于婦人髻于室婦人髻于室

男子髻髮免于房則婦人髻于室男子出婦人則亦帶麻于房急其事又使之別也此婦人統戶外衆婦人斬衰者紵大齊衰以下差小

士舉遷尸反位

凡小歛踊節與大歛同

男女奉尸俛于堂幃用夷衾以俛于堂俛夷通孔穎達云夷陳也

皆覆進柩

七體合載異于吉體亦至小爾載依全豚體次覆謂體覆載之非冪以巾也冪以巾當及俎錯時

奠者由重南東

巾之兼醴酒俎豆不言兼者巾非一重以南爲後由重南而東如由足而西無事不敢出其前也疏云重王道神所馮依不知神之所爲故奠者由重南東而主人又踊也

絞給衾二君禭祭服散衣庶禭凡三十稱給不在算不必盡用大歛橫絞乃半小歛者務束衣之急如是而足也喪大記云大歛祭服無算謂祭服皆用之然則散衣庶禭有不用者矣掘碑見衽

此祔謂橫祔益二祔俱出于坎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

熬謂煎穀設熬棺旁亦為神或于此馮依之豈所以惑蚍蜉

乎熬穀則香而可久不以牲殺于大小歛奠其奠不以蓋用

魚鱠鮓九腊左胖

魚九兼用鮓腊胖又以左皆別于吉

祝徹盥于門外

此徹謂徹者即下經所云其餘也

商祝布絞紼衾

喪大記云鋪絞紼踊鋪衾踊鋪衣踊

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

喪大記云遷尸踊歛衣踊歛衾踊歛絞紼踊此經踊無算蓋

只包歛而言

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

皆如小歛哭

君若有賜焉則視歛

喪大記云君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歛焉此士於君有師

主友之恩故賜之視歛也皮弁服錫衰皆首著皮弁加經喪服

記曰朋友麻與眾凡樂也

朝夕哭不辟于卯西面北土於其東其南南土於其西

吉事闕焉王者所以傷舊君之亡哀親之死視傷舊君之亡

也甚矣故凶事不辟諸侯以下皆放此

禮記卷之六 沈徵君儀禮小疏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六
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

此婦人先哭者婦人在內近殯且以爲男子卽外位之節也
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
丈夫謂親者與衆兄弟也

主人卽位
主人位在丈夫之北少進不言衆主人者主人中兼之主人
之卽位獨後者辟門以之爲節也

婦人拊心不哭

敖日見其悲哀而不敢哭也形按暫止哭以俟主人之入門
兄弟皆卽位如外位

此兄弟兼同姓異姓

考降

敖日某者柔日之名乙丑丁酉之類考成也近悔如葬而遇
雨及他有不虞也形按考降謂成幽宅而下棺

旣夕禮

丈夫髻散帶垂

熊日此經上句當云丈夫免婦人髻脫三字耳非互文相見
也賈日啟殯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節但小斂之節斬衰
男子括髮齊衰以下男子免此啟殯雖斬衰亦免而不髻髮
形按啟殯貶於小斂之節衰稍殺也婦人髻皆復去笄總而
以布散帶垂解其成服所絞者也婦人則結本卽位如初亦
兼婦人堂上位言之

美誠人進士此言安

以亦精潔無瑕其氣如河漢者也人問本朝此賦何

謂其精潔無瑕其氣如河漢者也人問本朝此賦何

異乎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

也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

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

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

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

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

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河漢其氣如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六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七

學海堂

儀禮小疏

吳江沈徵君形著

西北左右異尚考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即位于門東西面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主人位東而有司位西尚右也有司賓也凡賓位皆在右

筮人執筮抽上韠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注

筮人有司王三易者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少儀曰贊幣白左詔

辭自右疏地道尊右故贊命在右是以士之喪禮亦云命筮者

在主人之右注云命尊者宜由右出特牲云宰自主人之左贊

命不由右者為神求吉變故也士喪在右不在左者以其始死

未忍異于生故在右也又士喪禮疏命尊者宜由右出對贊幣
卑者在左言也

宰自右贊命自主人之北也地道尊右本逸周書武順篇云
天道尙左日月西移地道尙右水道東流日月西移謂自東
而西左旋也水道東流謂自西而東右旋也東左屬陽陽天
之本也故天道尙之西右屬陰陰地之本也故地道尙之南
左亦屬陽北右亦屬陰諸本作天道尙右地道尙左誤甚
敖氏集說凡卜筮于門者皆西面筮宅于北南則北面蓋以
西北陰方故鄉之以求諸神鬼也

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注東面受命右還北行
就席疏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
而主入之宰命之故知東面受命也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當
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

上文進受命于主人稍前耳仍在西方東面旣受命則自西
而東轉向北行就席也卦者在左卑于筮人也此席北上

厥明夕爲期于席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
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凡立于門外者東西面皆北上不以尙左尙右爲義北上亦
地道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
東面注坫在堂角
東上亦尙左也陳氏禮書南面而東上及東面則北上矣不

言者可知也。主人无端爵韞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衫元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注位在洗東退于主人

凡立于堂下者亦東西面皆北上與門外同

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注左東也出以東為左入以

東為右疏據主人在東故作西誤今改正出則以西為右入以西為左

也

凡主人出入皆在門東不據身之左右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朱子曰贊者西面則負東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

敖氏集說房中南上賓位也特牲饋食內賓東面于西墉下

亦南上是也形謂凡立于房中者東西面皆南上不以尚左

尚右為義南上亦天道也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注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于阼

少北辟主人

敖氏集說此席南上形謂以此云少北下云南端知之曲禮

曰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本據室中言堂上亦然

贊者奠纒笄櫛于筵南端

敖云奠于筵南端以將冠者升降由下也

筵于戶西南面

敖氏集說戶西即戶牖之間客位也此席東上形按昏禮贊

醴婦席于戶牖間與此筵同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

專據室內言堂上不然敖說皆是

筵末坐啐醴建柶與降筵坐間容立也

敖曰筵末席之西端也降筵坐于筵西也

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注筵為神布席也戶西者尊

處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于人席有首尾疏戶西是賓客之位

故為尊處必以西為客位者地道尊右故也神不統于人者案

鄉射燕禮之等設席皆東上是統于人今以神尊取地道尊右

之義不統于人也

敖氏集說右几席南面几在席西端也席西上右几變於生

人也神位於室則居主位於堂則居客位凡受禮于廟而於

戶牖之間行禮者必設神位于客位示有所尊且敬其事也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注徹几改筵者鄉為神今為人疏經云東

上者統於主人注以為神則西上為人則東上不同故辨之

女次純衣纁袞立于房中南面姆纁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在女

右當召以婦禮疏案禮記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地道尊

右之意故姆在女右也

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疏婦在

尊西未設席壻既為主東面須設饌訖乃設對席揖即對席為

前後至之便故也後疏云夫饌南上婦饌北上

七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御布對席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注衽卧席也

東婦在西易處者前者示陰陽交會有漸故男西女東今取陽往就陰故男女各於其方

敖曰夫東婦西者變于坐席也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注房外房戶外之西疏鄭以舅在阼阼當房戶之東若姑在房戶之東卽當舅之北南面向之不便又見下記云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戶外女出于母左以母在房戶西故得女出于母左是以知此房外亦房戶外之西也贊禮婦席于戶牖間注室戶西牖東南面位疏知者賓客位于此是以禮子禮婦皆於此尊之故也

凡室中之席皆南上菹又在醴北

敖氏集說奧室中西牖下少南也布席東面北上宜變于神席也

菹醴在醬北菹又在醴北南上也敖以此知壻席之北上

敖曰特牲饋食記曰私臣門東北面西上

敖曰對席婦席也經于婦之菹醴云北上則此對席南上矣

凡設豆於主人之席前者其所上率與席之所上相變此禮於少牢下篇見之未設而布壻席已設乃布婦席示尊卑之義也此于壻席爲少北不正相鄉特取其一東一西故云對耳

敖曰阼席亦西面凡設席其在東者則西面在西者則東面南北放此經或不見者可知也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娶女禮注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畢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爲上疏周人尙右故知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也林澤棟頌其一東一西姑云據教曰南上之文至于沮醢蓋特舉此以見舅姑之皆東面且明席之北上也席北止則舅在北姑在南矣姑不別席于北方者辟婦之位也

卒食一醕無從儀禮注疏卷之七席于北牖下婦徹設席如初西上婦餞疏言西上者亦以右爲上也

教曰醕舅于席前之南姑于席前之北皆西面其拜亦在戶西北面也舅姑亦皆登拜于其席

教此席當在尊西而席于北上墉下

教此所設者皆如饋之設但易處則所上之面位不同之耳姑醕之婦拜受姑拜送

教曰婦拜于席南面姑亦拜于西墉下東西之位也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注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教曰右几見席南上也凡設几例在席之上端舅席東面而南上姑席南面其西上與生人室中之席東面者北上南面者東上鬼神則變之

彤按室中之席東面者南上南面者西上人鬼同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無咎山西河朔中輟以李漢文氏

御林室中之謝東面皆南上南面皆西上入殿曰

皆東上出無御殿之

南上出南面其西上與坐入室中之謝東面皆西上南面

皆西上以具謝南上出以謝以謝南上之謝東面皆西

謝于前與中面亦以謝于北其南面皆謝南上之謝南

謝曰謝其于南面而謝亦其于西謝于東南之謝也

謝南之謝我受故我受

謝也故我受故我受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

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

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謝也

皇清經解卷三十一二十七終我于其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八

學海堂

春秋左傳小疏

吳江沈徵君形著

隱公元年經春王正月

書王正月乃列國史官記事之常法

否則嫌於不稟正朔矣周時月並改而此不云王春者春天時不可繫於王也然王在春下正上則時月亦兼統之古書法有

如此者鄭伯克段於鄆哭段固強大雋傑而以出奔其未見獲故傳以如二君解之杜謂即得雋例誤也又哭晉主人也至其地哭傳不如早為之所制為之所謂居以可制之邑

無使滋蔓 滋蔓喻居京不志於遠謀而自封豕之限志

如二君故曰克 非得雋而曰克故傳別解之趙子常以此為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二十一

春秋特筆是也

非特謂而曰京兆傳與之誠子嘗以之

謂之鄭志 鄭伯志於克不志於殺若請制而即使居之則志

於殺矣解據穀梁傳誤之說謂以何禮之也

弔生不及哀其自始歿及殯自啟及反哭皆主人所至哀故哭踊無算否亦代哭不絕聲此句主弔葬言則所謂哀者指自啟

至反哭時也弔葬之禮凡有五節一啟殯而弔既夕云請啟期告於賓正義云使知而來赴弔下經遂云主人拜賓檀弓亦云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是也一祖而弔既夕云有司請祖期注云當以告賓下經遂云賓出主人送檀弓亦云君於大夫將葬

弔於朝是也檀弓所云弔於朝亦行於祖後一柩車將行而弔既夕云賓入者拜之正義云弔葬之賓下經遂云乃行是也一哀次而弔檀弓

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哀次是也一反哭而弔既夕云乃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檀弓亦云周反哭而弔是也所以

有此五節者或恩義有厚薄道路有遠近事勢有順逆故早晚正變不必齊同然其在葬時則一也今宰咷之來弔踰葬期以

月數矣故曰不及哀 顧氏杜解補正云不及哀謂不當既封反哭之時形按檀弓疏論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朝哀次之義

云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邂逅於哀次弔焉此明弔之正必於門內也又雜記云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夫弔賓於哀次已有隨分而退者是

哀次之弔已緩况既封與反哭耶又既封反哭之弔當即相見

朋友之未退者爲之非必至是方來之賓也顧說未盡

三年經春王二月按考古圖載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博古

圖載周仲何父鼎銘曰維王五月啟敦銘曰維王十月是每月

皆書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可以例推必兼書王二月王

三月者明商正改爲二月夏正改爲三月也此春秋文外之意

蓋周公舊典則然

傳王曰無之無之約無怨與貳

命以義夫謂宣公立穆公之命出於義也正義誤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引商頌美宣公

與穆公也不及殤公且殤公亦非所謂百祿是荷者解非

十一年傳而况能禋祀許乎言子孫不能禋祀許所以決許

公之將復奉社稷也

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許國之爲結吾子奉許叔

聊以固吾圉結無滋他族偏處

莊二十二年傳遇觀之否此與哀九年趙鞅卜救鄭遇水適

火一例之亦適也洪氏容齋三筆訓爲變按繫詞云唯變所適

是變而後有所之也之字自包訓變義而以變爲之字正訓則

非

二十八年傳臧孫辰告糴於齊禮也按周禮大司徒職大荒

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鬪委之不

聞有告糴之禮也外傳稱爲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
逸周書

云大荒卿參告糴

蓋亦記衰周之制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三

閔元年傳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天子曰兆民若尚書呂
刑所稱兆民賴之是也諸侯曰萬民若魯頌闕宮之美僖公曰
萬民是若是也但盤庚云汝萬民乃不生生則天子亦有稱萬
民者周禮疏云兆民據天下而言萬民據畿內而言也

二年傳龙涼 惠定字云說文引作牝犛云牝白黑雜毛牛犛
牝牛也古文省少或借涼為犛形按廣韻云犛牝牛駁色蓋說
文脫二字牝犛謂牝服色駁也否則冬與金玦皆有義而牝獨
無乎上文偏衣即牝服蓋分織牝牛白黑毛為之下所謂奇無
常也

僖二年傳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 蓋稱虞之能報讐雪恥以
引起己之請罪於號使假道之言易入解云稱其強誤

十一年傳賜晉侯命受玉惰 命謂策命周禮內史職凡命諸

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典命云侯伯七命玉謂命圭古禮諸
侯夢還圭 見白虎通 崩夢篇 策命新君仍賜之

十二年傳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王制曰次國三卿二卿命
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正義云次國侯伯也齊侯爵故二卿命
於天子命於天子者皆謂上卿命於其君者謂之下卿

十五年傳涉河侯車敗 此五字正卜人之言乃明所以吉之
義也當從杜解顧說非

三敗及韓 正義謂晉之車乘三度與秦戰而敗壞是也顧依
劉光伯說非

姪其從姑解離為震妹於火為姑 火當作兌 兌國地入也

二十三年傳而享其生祿。楚語觀射父云能知四時之生章昭云生嘉穀非卯之屬漢書郊祀志云神降之嘉生應劭云嘉穀也此生字當亦謂穀不如正義所云也尙書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亦以生與祿對言。

二十四年傳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言作下當有樂字其字

三十二年傳禮不事常祀謂常祀必以時祀不更事祀之吉凶經下疏以爲不小日誤。

三十二年傳勤而無所必有悖心無所無以自處謂徒勞無功悖背上命謂舍鄭他圖定字云襲鄭不能而生滅滑之心是也。

文元年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周書

周月篇云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則此所謂時乃夏時也始中終卽每時而言履端於始謂測

算斗建以紀啟閉在四孟月也淮南天文訓稱斗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以麻家實測追溯之周與漢固同建也舉正

於中謂麻象日景中星以紀分至在四仲月也按隋麻志堯時冬至日躔危唐麻志云躔虛宋天文志西周以前冬至日躔女

元麻志謂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皆在正北之位冬至在正北則夏至在正南春秋分在正東正西可知故指其所在之位

而稱爲正也杜解舉中氣以正月則以正爲月以中爲氣文義不可通矣歸餘於終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也周禮

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疏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
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是周末
於四季月置閏也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月惟昭二十年閏
八月於夏時適爲閏六月此偶合耳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凡作事必順時序閏每時季月則畢所
未及作者不至過時故曰不悖若閏在歲末則過時而悖者有
矣
十六年傳使帥甸攻而殺之解帥甸郊甸之帥 郊當作邦周
禮天官三日邦甸之賦本亦誤邦爲郊正義謂杜舉類言之乃
爲之辭也

宣六年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 疾害也若酒誥厥心疾很之

疾疾其民謂重民賦役也貫劉光伯謂如物在繩索之貫也

云韓非子亦有滿貫之云劉說是 蓋上數戰則賦役必重而害民之惡遂如物

之滿於繩索矣杜云爲民所疾又云貫只猶習也恐於文意隔閡

十二年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云十

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

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此解是矣下云復以二十五人爲

承副言一卒外復有二十五人則於偏之兩之字難通按成七

年傳云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此制相備形

嘗互爲之說曰卒偏之兩謂卒爲偏法之兩也兩之一卒謂充

兩法之一卒也又卒偏之兩者分其一卒爲偏法之兩者四也

偏兩之一則一偏四兩中之一也兩字皆指法不指數故此處

文意當云廣各別有一卒一卒又四分之以爲偏法之兩如此而已非謂一卒外有二十五人之兩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與桓五年鄭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者數雖異而法同彼云先偏後伍則此先廣後兩也彼云伍承彌縫則此兩承彌縫也陳用之禮書云先偏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從其偏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亦以爲一法也

知季 陸氏釋文云荀首後爲知氏按後漢郡國志注所引博

物記河東解縣有知邑則氏於邑者也羅莘注路史言首邑於

知故爲知氏高辛紀下本此

成元年經作邱甲 周制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是四邱共出二甲也魯作邱甲胡氏

謂邱出一甲者是蓋三二甸而并出十二甲益舊數三之一也穀

梁傳云邱作甲則倒經之文而其義遂別恐不可從

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兩統衆兩而汎

言也兩之一卒謂充兩法之一卒也下句偏兩其法本用一卒

分充故此句卽主兩以稱卒也偏卽車十五乘之大偏也別有

四兩從之偏兩之一謂四兩中之一也蓋以百人適吳而留其

二十五人耳必言偏兩者明兩是偏家之物也此句劉杜以偏

爲車九乘之小偏而云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亦誤

成十三年傳迭我殺地 迭疑與隱九年侵軼之軼同故陸氏

釋文並云直結反又音逸也杜云軼突也玉篇云車相過也

十五年傳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 有宗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七

族之族有氏族之族宗族之族若所謂以親九族三族不虞之類是也氏族之族若洩孔子人爲鄭三族僖七年趙韓魏爲晉三

族襄二十九年之類是也此所言戴族莊族桓族乃氏族之族也正

義謂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見隱八年

最爲明析而顧氏以此爲九族之族錄見日知錄所引誤矣

襄四年傳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一有之謂有如是之人絳舉

后羿蓋以其忘國恤思慮牡喻晉侯思獲我而不恤諸華之叛

也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公伐戎之云必虞公於田者啟之

故絳述羿事歸重失人

各有攸處解人神各有所歸神當作獸

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絳言戎禽獸也則伐戎猶淫於

原獸說羿事以及虞箴乃主勸和戎兼規好田故公遂言然則

莫如和戎乎絳遂言鑿於后羿與初言本一意非不相應會也

傳此二句但解絳兼及意爲下田以時張本

遠至邇安遠謂諸華及戎狄邇謂家國

國人逆喪者皆髻杜云髻麻髮合結也孔云髻之形制禮

無明文先儒各以意說鄭眾以爲亮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

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於頰上鄭玄以爲去纒而紒按檀弓記

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子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髻曰爾毋從從

爾爾毋扈扈爾鄭玄云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若布高四寸

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去纒而空露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二十五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爲父髮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髮衰也魯人逆喪皆髮豈直露紒哉凶服以麻表髮字從彡是髮之服也杜以鄭眾爲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彤謂康成之說乃注檀弓記魯婦人之髮而弔句髮之正訓也將斬衰者以麻將齊衰者以布成服而布總箭筭皆所加于髮之上者髮非無服髮之名則不以麻而空露其紒亦事勢之所所有者若相弔本不宜髮也況以麻以布乎故但云去纒而紒爲此之失禮猶小耳夫豈不知髮之上本有服哉儀禮喪服注云髮露紒也用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也此康成麻髮之制也若麻髮相半而合結蓋不先結髮爲紒乃并麻於髮而後結爲紒其他則亦如慘頭之制耳屈布爲崇巾著於額上此制直始於漢古者有冠無巾本後漢寧有婦人之額而獨著巾者然則三說之得失皆可知矣婦人弔服詳見檀弓記注

九年傳使伯氏司里

解司里里宰正義云此言司城內之民

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二十五家之長按宋當以百戶爲里里長當名里尹雜記里尹主之註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云按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爲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別錄云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

也又按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為里洛誥傳云古者八家為鄰
三鄰為朋三朋為里鄭云蓋虞夏時制也其百戶為里未知何
代或云殷制彤謂百戶為里如周侯國之遂之鄩里尹如鄩長
鄩長為下士詳余周官
祿田考里尹之祿如庶人在官者即孟子王制
所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也孟子王制多周所沿夏商之
制則殷制之云當然故知宋以百戶為里而里長名里尹也但
城內郊外之同異則無從考耳

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陳少章云宋本農作展當從
之唐石經初刻
作展後改農

先王卜征五年 此蓋楚先王之故事因楚子伐鄭不利在不
能修德故援此立說卜征謂卜伐國尊楚故以上伐下之名歸

之註云巡狩似與本事無干廷芳按以十八年楚康王告
子庚語參之則小疏良是

十四年傳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 主當作生乏當作之

十八年傳天道多在西北 解云歲在豕韋疏云豕韋一名媿

訾按說文章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
故借以為皮韋彤謂室壁二宿合為媿訾當屬豕之亥次而其
形兩兩相背故亦名豕韋也

十七年傳唯卿為大夫 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故晏子言

唯卿乃得稱大夫而行大夫之禮耳王肅云謂諸侯之卿當天

子之大夫見雜
記疏周無是制也

二十一年傳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謂上所行之軌迹自度有

實可明驗諸人而無不嫌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八茲字隱注下功字釋則不念允出則未及名言皆預形帝念意功謂治人之功由已壹謂帝所以如是念之者由其人之能誠壹也末句咏歎以結之所以勸季孫之有功

二十四年傳樂旨君子註云言君子樂美其道

旨詩作只箋云只之字是也字與訓俱當從彼

二十二年傳合倍其賦 按周禮大司徒子男之地王食者四之一康成注小司徒謂畿內采地其稅皆八四之一於王從子男例推也然則侯國采地之入稅當亦如之倍其賦者入其賦之半也疏謂當以三分之一入公誤以司勳之賞地爲采地矣

二十四年經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孔氏正義據劉歆三統麻以爲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孰誤則未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云魯春秋用周正七月乃夏正建寅之五月也今以法考之是月甲子日未正二刻定朔申初初刻零八分食甚實交周○宮○三度二十二分二十秒實距度一十七分三十二秒因在黃道北減氣差一十六分一十二秒得視距一分二十秒應見全食且本月徑大於日徑掩太陽邊周有奇經稱食既政與法密合由是觀之其誤在八月朔之食也

二十五年傳賦車兵徒兵 杜云車兵甲士徒兵步卒孔云知

非兵器者上云數甲兵下云甲楯之數故知此兵謂人也蓋以謂兵器則嫌於上下重疊矣按發首言使庀賦數甲兵則子木使為掩之事自書土田至甲楯之數則為掩受命庀賦數甲兵之事固相須成文也至兵與甲楯明屬異器又何嫌重疊乎劉炫云兵者戰器車上甲士與步卒所執兵各異也司兵掌五兵鄭眾云五兵戈及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鄭元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孔附載其說當定從之

或據顧氏日知錄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漢始三代以上無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也此又不然隱五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本文明以敗為言將亦謂之

非士卒即此等宜各据文意為斷

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按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此享時賜三命之服蓋先得請於王而以享命之也又周禮大宗伯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此三命賜服者兼之也詳通典職官之秩品篇 又按典命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產已立為卿而再命者蓋其位在四踰數非法鄭伯不敢聞於王而仍以大夫之爵請也註疏皆未及八邑六邑其數少乃司勳所云賞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誤

二十七年傳食言者不病 不病言豈不病也莫之與故病又不及是 言亦不必計及於是是謂致死倍楚正義非

吾庸多矣 庸止訓用與成十八年吾庸多矣同言楚不信而
吾信吾用此多於楚矣杜解庸為功何功之有莫之與始
二十九年傳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 璽說文
作璽云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爾聲又曰籀文作璽形謂璽
从土以其主土璽從玉以其刻於玉各有取義然在古則皆尊
卑共之故大夫而亦有璽也說文但云王者印只據秦漢言耳
又大夫食邑者亦主土則大夫之璽亦可作璽
三十年傳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按周禮官祿自
食邑者外無大小皆收公田之穀分給之故廩人掌九穀之數
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匪頒中祿居大半焉詳余周官
時若管子大匡篇桓公賦祿以粟昭元年秦楚二公子同食百
祿田考 春秋

人之餼皆仍給以穀也此趙孟之於絳縣老人雖使為小官而
亦與之田矣晉語所謂士食田蓋兼此一法戰國時之祿或一
官而半田半穀商子境內篇云爵五大夫有賜邑三百家賜稅
三百家言田稅言穀也皆不盡如周官本制

昭元年傳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克 共如字讀謂彼以什
徒共當一車必克因此車於阨又必克皆承上而言以明欲去
車為卒之故解誤

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正義曰服虔
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
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其名與人數不可得知按服說有脫
誤百二十下當有五字八十一當為百字二十九當為七十五

蓋二十五乘為偏二其偏為兩然則三其偏為參五其偏為伍而四其偏為專矣三其偏故七十五也四其偏故百也五其偏故百二十五也百乘名專者廣韻云專單也一三言曰百兩言曰一百是百雖成數亦單數也故百乘為專也其人數則一乘百人總三百七十五乘適二萬七千五百人是三軍之數也以每五乘三百七十五人為二伍計之甲士當一百二十五伍卒當五千四百伍凡去二萬人千一百二十五人餘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則將重車也

二年傳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謂周易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

見昭五年明魯有周易也

象謂六官所布於邦國者若治象教象之類蓋布治布教則必

弁其象而布之桓僖廟災命藏象曰舊章不可忘

見哀三年

所布之象也魯春秋謂據舊典禮經所記之史五十凡謂之禮

經蓋易者占人筮人所以辨吉凶象者六官所縣於象魏此皆

周之禮也魯春秋遵五十凡為之亦周禮所存故曰周禮盡在

魯也此周禮非書名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易爻辭多周公作

詳見

辭辨六官之象魯春秋所據之禮經皆周公所定

五十凡雖不皆周公

之舊然變故曰周公之德以三者頒諸邦國使玩辭占卦以趨

吉避凶修治教等法以治其國守五十凡以記事昭勸戒是周

公之所以臨天下者也

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猶有所易先明齊意非正言

改易禮制作如周禮司士作六軍之士之作使也亂作謂送女
不使公族大夫而使上大夫失送從逆班之制也明齊已踰禮
晉不當嫌無字非卿解以為執辱無字則少姜敢指斥晉侯乎
且亦非所以為之請矣廷芳案少姜四語辨而婉信為有辭
三年傳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禮必有事恐有闕命事
謂告所有事也謀闕謂計慮使無闕也三者皆總上朝聘會盟
弔葬言解非

其相胡公 胡公為周公始封陳之祖則相乃祖字之誤正義
末云今定本相作祖是也其說與服說並誤箕伯與胡公六人
傳只平數之

則使宅人反之 此下當脫鄰人辭室一句下文違卜不祥等

語乃喻使勿辭也晏子語亦有脫文或且字為日字之誤

為其復取之之故 傳者即宣子為伯石請州預釋七年復州
取州之故非宣子懸度也為當如字讀解與音並誤

四年傳鄭子產作邱賦 服虔以為一邱之田出一馬三牛復

古法形謂既云作則非復古况又國人謗其為蠶尾渾罕譏其

作法於貪乎但杜解如魯之田賦則病民已甚子產安得自謂

為善而引禮義不愆之詩蓋其賦視古法稍加以濟國用若魯

邱甲之類耳

七年傳盜所隱器 當作隱所盜器觀杜解可見

曰我先君其王 曰發語辭

七年傳日月之會是謂辰 不日日月所會而日日月之會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沈徵君春秋左傳小疏

日所注次言日之主會言也主會言故謂之辰正義曰辰時也
謂日月聚會有時也延芳按堯典麻象日月星辰洪範四日星
辰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馮相氏掌十有二辰之位其所
謂辰者皆十二次也故孔鄭以日月所會訓之若亂征辰弗集
於房房即次也而辰又主次為訓則文字重疊矣此斷宜易以
文伯本語也僖五年龍尾伏辰杜解亦用文伯本語但其所以
用之者有異耳

十二年傳無為為善矣 無為無助也言無人助我為善矣正

義非 禮指萬者二八言蓋典祀之豐於昵舊矣萬者止二八而其眾

二十五年傳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先君謂襄公不能庸

禮指萬者二八言蓋典祀之豐於昵舊矣萬者止二八而其眾

萬於季氏則尤一時非常之失禮也故臧孫譏切之

二十六年傳苑子之御日視下顧 視下句絕顧者記御者言

時既視苑子又視林雍之足也

定十五年經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

克葬辛巳葬定姒 李文貞云春秋閏月紀事有矣不書蒙上

月也失禮則書不告月及葬齊景公是也葬景公何以為失禮

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諸侯五月而葬齊侯卒以九月葬以閏

月是數閏也故以失禮書葬定姒閏九月也而不書則妾母之

喪得以閏數矣 見春秋隨筆 彤案儀禮喪服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

母總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註云君卒庶子為
母大功疏云今庶子承重故總是嗣君及公子於妾母之喪皆

不以年斷故得數閏月也但以定姒為妾乃從公羊傳若據左氏則實是夫人為哀公適母喪不得數閏經宜書閏月而辛巳上有脫文矣

哀三年傳命藏象魏此象魏當作魏象謂魏之象也因上象魏而誤倒耳象可藏魏豈可藏乎下文舊章正專指象而言十四年傳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解車子微者鉏商名

孔子家語辨物篇叔孫氏之車士日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王肅注車士將車者將近刻子姓鉏商名是傳於車下脫士

字也周制將重車者二十五人二十四人為卒一人則士故謂之車士猶將兵車者七十五人七十二人為卒二人為軍士也

皇清經解卷二百二十八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二十八 終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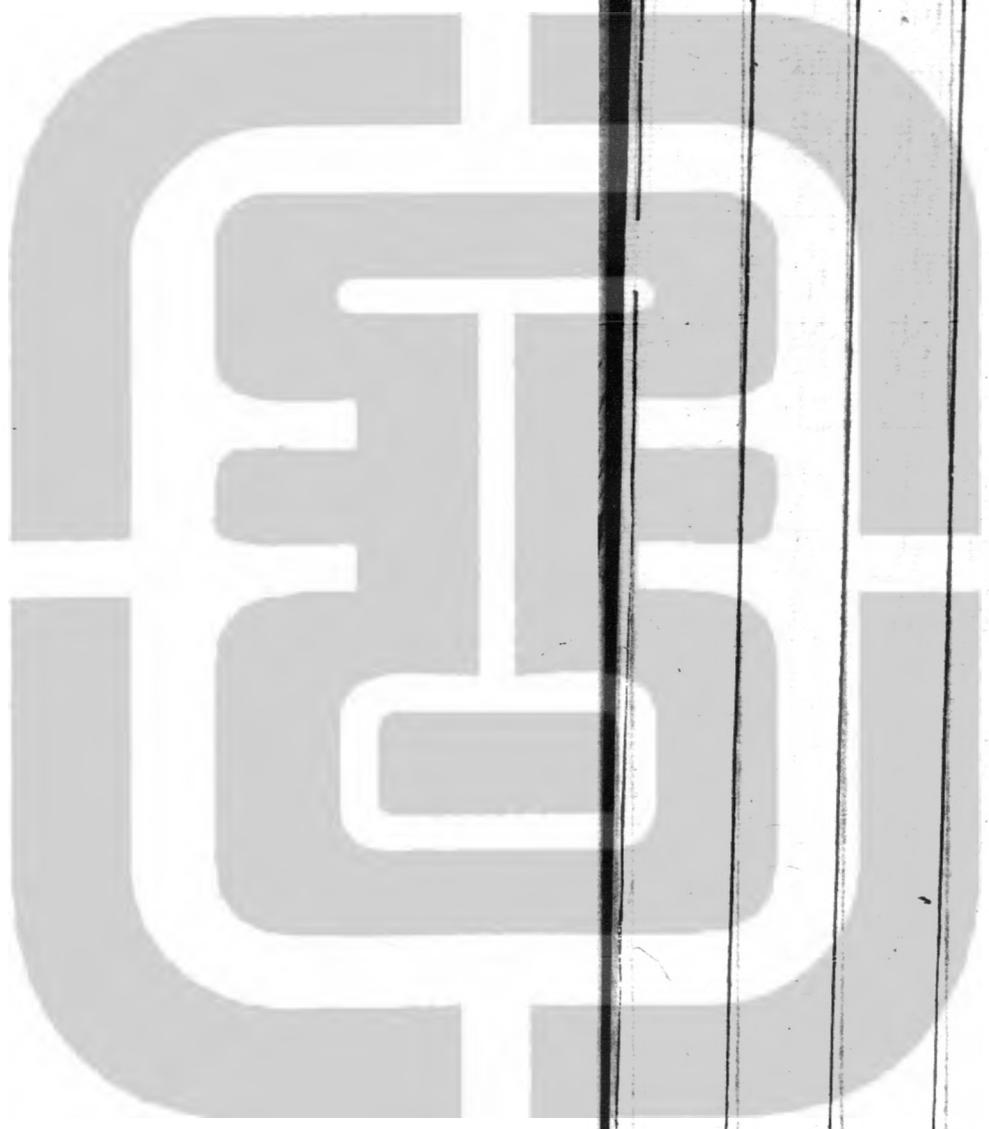
...

...

...

...

...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九

學海堂

果堂集

江沈徵君

形著

上古也古麻不步五星說

帝堯命羲和麻象日月星辰其星惟二十八宿不兼五緯蓋麻

象在授人時而授人時在日月歲時之正正日之長短必以日

出入之早晚正月之朔望必以月與日之合望正時之春夏秋

冬必以日之長短昏旦之中星昏旦中星者二十八宿也正歲

必以日之周天月會日之常數及其閏而五緯於數者並無所

用即後世之用五緯亦察其行天之順逆以占裁福耳故緯星

之步殷以前惟見於偽託諸麻

按黃帝顓頊夏殷諸麻祖神之

徵詳見宋書麻志若隋經籍志所載巫咸五星古漢藝文志無之蓋亦偽託

而經傳無聞焉其始見

經傳者在周語則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晨星在天星上兼采漢

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周語徵之此亦兼

步五緯也蓋商周之際麻術加詳所以為占者亦備而要不不可

以槩上古之麻象星辰者抑郭氏注爾雅夏曰歲之交謂取歲

星行一次則似歲星獨為上古之所步然而白虎通訓歲為歲

以日一周天萬物畢成為一歲是歲不以此星名此星乃以歲

行一次名史記索隱所采物且安必此星之名歲始於上古而

上古步之也史記索隱所采物

果古閏月斗指兩辰間說

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其語見逸周書周月篇乃周初八自

記當時象法蓋周初南至始昏斗柄適建子故月有中氣斗必

於其月指一辰之中其節氣或在前月或在後月斗必於其月

指兩辰之間閏無中氣而但有節氣故亦指兩辰間也周初距

今約二千七百年今南至斗建亥中而羸辰三十度強約七十

年餘差一度周初之建當子中而不及使上之數百年而南至

昏建丑初下之千餘年而南至昏建亥末則中氣之月斗轉指

兩辰間無中氣之閏月斗轉指一辰中皆與周初象法相反而

不可用矣所以虞夏書不載斗建虞書璿璣玉衡即漢之渾儀

小正雖云斗柄縣在下正而東漢以來亦但存用建之名後人

遂謂古今日建皆以十二辰相配而已則斗建之用逸周書固

有明文何弗之一考也若斗於中氣指一辰中節氣指兩辰間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沈徵君果堂集 庚申補刊

不惟其月而惟其日此又千古用建者之所難直以法推之其
惟西周之季然乎以十二氣昧而計其數之田畝固皆國

周官頒田異同說

周官之田有上中下三等上者不易中者一易下者再易其頒
之也家或百畝或二百畝或三百畝而要以上地百畝為準大
司徒之頒田於都鄙也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
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司農謂不易之地美歲種之一易之地
薄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夫休一歲二歲而
復種則其美與不易之地等三百畝三百畝而各種百畝則與
不易之畝數亦正相當遂人之頒田於野也上地夫一廛田百
畝萊五十畝萊謂田之荒蕪者如
孟子闢章萊之萊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

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夫田百畝而萊百畝即一易之

畝數也田百畝而萊二百畝即再易之畝數也惟田百畝而萊

五十畝乃與不易之畝數異而康成則謂其有所饒考諸大司

馬之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夫食

者參之二謂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也食者半謂歲種二

百畝者半也食者參之一謂歲種三百畝者一也歲種二百畝

之半二百畝之一固皆百畝也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亦

曷嘗饒於不易之畝數哉抑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三之一則歲

休其一也休其一而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易者寡易止一

歲而不易連二歲其地特稍遜於皆不易者耳此又上地與不

易者之等所以異而同者也自漢而來於二者皆未得其說故

為此以發明之

周官五溝異同說

遂人云凡治野夫閒有遂遂止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一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一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凡一篇五溝之法皆徧行畿內似異實同而自漢迄今注解未定彫沈潛反復有年乃能悉其會通而別為之說曰遂人夫閒有遂匠人田首謂之遂夫閒為畛水所入即田首本無異也若遂人十

夫有溝匠人九夫為井井閒謂之澮遂人百夫有洫匠人成閒謂之洫為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匠人同閒謂之澮為九萬夫之地則地形有大小或且懸絕然即夫與尋尺互計三溝之所占要無不合也井九夫以溝加一夫則得十夫每九夫而閒以溝其溝不占井閒乎十井為通通九十夫以洫加十夫則得百夫九十夫所加之十夫即井十井所各加之一夫地非有多寡因溝涂之大小而異其辭耳餘皆倣此九十夫於成爲十之一每十之一而閒以洫其洫不占成閒乎成九百夫以澮加百夫則得千夫九百夫於同爲百之一十成爲終終九千夫則又以九百夫加百夫而得千夫者九也九千夫於同爲十之一每百之一而閒以澮焉每十之一而仍閒以澮焉其澮不占同閒乎故遂人之所有即匠人之所爲特匠人多舉

其全體遂人多舉其偏隅所以或舉偏或舉隅者十百千萬

學者不察遂以為異法耳且井開廣四尺之溝一溝長三百步

六尺為步三百步為千八百尺以四尺乘千八百尺得七千

百尺除以六尺得千二百尺千二百尺為二百步步百為畝畝

如之共四畝畝百為夫是即九夫所加之一夫而占其二十五

之一也其餘則以為洫與涂之屬焉成開廣八尺之洫九洫長

三千步九其廣為七十二尺七十二尺為十二步以十二步乘

三千步得三萬六千步為畝三百六十為夫四而弱涂如之共

七夫強是即每九十夫所各加之十夫而占其十一之弱也其

餘則以為澮與道之屬焉同開廣一尋之澮縱橫各九按畝縱

畝橫者遂縱遂與溝溝與洫亦如之惟澮則有縱有橫而四達

蓋以川必環同而澮專注於川四達則水之來往便利且都邑

之封疆必環以溝以縱橫之澮當各長三萬步九其廣為百四

十四尺百四十四尺為二十四步以二十四步乘三萬步得七

十二萬步為畝七千二百為夫七十二倍之為百四十四夫道

如之共二百八十八夫是即每九百夫所各加之百夫而占其

百之三強也其餘則以為川與路焉然則匠人之所占俱遂人

之所加而三溝彼此之占地豈有殊哉至萬夫有川則以川之

屬而加千夫於九千夫也九千夫之地為川之屬所占者不及

舉十百千萬成乃匠人於川獨不見其度數無從互計蓋是因

數之文勢然耳

川之天成者若其人為者環一同受澮所達由澮而推之每一

偏長當如澮亦三萬步廣當倍澮為四尋四尋為五步二尺以

五步二尺乘三萬步得十六萬步為畝千六百為夫十六四之

爲六十四夫川與四同爲界當各分其半半川爲三十二夫川
兩旁有路當去鄰界一而爲之長如道廣倍半川爲六十四夫
共九十六夫是卽每九千夫所各加之千夫而占其百之一強
也其餘則以爲澮與道已上者焉凡一同含十終去一終存九
終九終含九十成九十成含九百通九百通含九千并九千并
所各加之一夫并而爲九百通所各加之十夫九百通所各加
之十夫并而爲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九十成所各加之百夫
并而爲九終所各加之千夫數屢增而實不增總爲九千此九
千夫卽所去之一終自溝畛至川路悉分布其閒而占其十之
二弱溝畛占三百六十夫
澮涂占六百四十八夫
澮道與川路所占見上餘十之八而強則以爲
城郭宮室之屬而所占亦無多其餘若平土則更爲田若山陵

林麓川澤則可田者田之

按地官有山農澤農則
山澤之地亦有爲田者

否則因之至

遂與徑所占蓋卽一夫之地曰田首明不在田外也

周井田軍賦說

周井田軍賦之制說者多意爲推測而其實散見於周官之經

及漢書之刑法志曹公之新書周官經云縣師掌邦國都鄙稍

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

稽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

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

掌令邱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

其司徒輦輦帥而以至夫曰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其者夫家

也而又曰使皆備旗鼓兵器則馬牛車輦與旗鼓兵器皆夫家

所出明矣曰會其車人之卒伍人五為伍百為卒車亦如之則一軍百二十五車一車百人明矣曰令邱乘之政令曰作其同

徒輦輦則四邱出車一乘而兼平輦輦明矣輦輦所以載任器人輓行者也輦為輦屬當亦人輓行鄉師注云駕馬非周官法也因邱所出蓋或輦或輦與兵車合為二乘詳見後

曰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郊里包鄉甸包遂都鄙稍包公邑其地域皆為邱甸於其中知鄉遂郊里稍皆為邱甸者以其皆制井也詳見形周官

曰稍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縣師兼掌邦國同徒者同邱甸之徒注以同為方百里之同固誤訂義諸說亦似是而非。姜氏兆錫周禮輯義已同余說

則邱乘之政令通乎畿內外亦明矣是成周軍賦之大綱固灼見於本經也漢書刑法志云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

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二人注云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

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乘馬之法非即邱乘之政令歟由是推之六十四萬井而萬乘其法同也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乃通言畿內外之極數非常法非專指六鄉所謂六鄉六軍者特預配卒伍以俟事故調發不必盡行則縣師作六鄉之車徒當止萬四千六百三十人百九十五曹公新書云攻車

乘與作邦國都鄙稍甸郊里車徒之法無異

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見李衛公問對

攻車非即縣師所謂車稍人所謂乘歟守車非即縣師所謂輦稍人所謂輦輦歟攻守二乘凡百人非即縣師所謂人之卒伍

歟由二乘百人推之二萬乘當百萬人也二萬乘兼輕車重車實古之萬乘然則漢以後能詳說周家軍賦之節目而足補經

喪服 而其受之也則皆在既虞卒哭之後開傳義至深也鄭氏之

注有所謂練而受以大功之衰者雜記至賈氏之疏則又以麻

衣為大祥之受喪服而宋之司馬氏且謂禫亦有受焉書愚以

為受也者以衰而承乎衰也以其冠為受則以初喪冠之升為

既葬衰之升也夫先王之制服必稱乎孝子之情自初喪及葬

哀痛毀瘠之甚矣苟既葬不之節則或病且死故承之以輕服

然卒減故衰三升又驟而不能使孝子之即安故使受衰之升

視乎初喪之冠之升數云然則初喪之冠倍其衰而六升七升

者殆早慮及此而為之爾抑既葬以初喪之冠為受則既練而

受亦必視既葬之受冠斬衰冠七升齊衰冠八升減既葬受衰

止一升非獨有大功足以及練也蓋以孝子既練之哀與既葬

不甚相遠故練而承衰輕亦不可以甚輕而甚則不稱既練之

哀而又失其節既葬之受冠將以為既練之受衰故其升減既

葬之衰一升而止是既練之受經傳雖無文而鄭氏所謂受以

大功者固足補其闕略也按服問三年之喪既練則服其功何

也大功之衰七升若八升即既葬受冠之升也若夫大祥而後

則衰已除而無事於承矣雖素縞麻衣反服微凶之服而非衰

與衰之冠也尚得謂之為受哉

禮禫禘年說

周天子禫而禘諸侯禘而不禫魯僭禫而殺禫於禘趙伯循楊

信齋之辨論已詳惟祭之年月無定說形以為於周天子則當

從橫渠張子之稱歲舉張純之稱禫以夏四月而禘以冬十月

者於諸侯則當從春秋公羊傳之稱五年而再殷祭者於魯則當從何休之稱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者於周天子所以從歲舉之說者以禘卽周禮司尊彝之追享祫卽其朝享而並爲四時之間祀也積四時而成歲祀在四時之間則歲舉也蓋祫爲毀廟之主而設禘爲始祖之所自出而設其外南北郊爲天地而設天地也始祖所自出與毀廟之主也雖尊親遠近有差等然自繼天祖者視之則天祖均也南北郊以歲舉而禘祫獨不以歲舉乎所以從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之說者蓋禘在春祠夏禴之間禘大而祠禴小小者其月猶以仲春仲夏大者豈宜於季春則必以孟夏也祫在秋嘗冬烝之間祫大而嘗烝小小者猶以仲秋仲冬

周禮大司馬四時之田獻禽以禘烝

皆在仲月祠嘗當亦然

大者豈宜於季秋則必以孟冬也孟冬之祫其卽

司勳所謂大烝歟不以孟春禘者物始生而祭品鮮也不以孟秋祫者物始成而未備也於諸侯所以從五年而再殷祭之說者殷祭卽祫也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皆間歲一舉歷五年而實四期也祫之月當如周物備而合食侯與王不宜殊其間歲而舉則降於天子一等也於魯所以從禘祫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之說者以魯既僭禘與祫間舉若左氏春秋所書僖八年秋七月之禘上推於二年之秋承閔禘之後而祫自僖八年七月之禘下推於文二年之秋八月歷六祫六禘而祫自宣八年夏六月之禘下推於成之二年歷三祫二禘而禘俱喪畢所遭故也其間舉無定月宣八年以夏六月禘周之

六月爲夏之四月雖僭禘而其月猶從周與明堂位同此春秋中所僅有者昭定之間且有當禘而禘者昭二十五年則皆魯禮年定八年之變非常法也春秋之書時書正以周司尊彝之書時以夏逸周書所謂周改正以垂三統至祭享猶自夏者也

儀禮女子子逆降旁親服說

喪服大功章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鄭注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賈釋云未嫁而降旁親是逆降也後儒往往疑其說至有詆爲背理亂常者愚以爲此聖人制服之權而鄭賈獨得之者也蓋人之娶婦以嗣親而助養祭則貴乎及時女子子成人將出而或有

旁期之服畢喪而嫁則娶者不能待不畢喪而嫁則嫁者卽於
術是嫁不嫁兩無所處也雜記云大功之未可以冠子可以嫁
子鄭以未爲卒哭則女子子而服大功者卒哭而後亦可以嫁
非若期之喪之必終也明矣故逆降旁期爲大功使不敢以輕
服而妨禮本然則逆降之云誠此經本義也而可輕詆哉抑大
夫爲其子昆弟之爲士者大功則子以將出降而父以尊降皆
大功也固無不可以嫁矣士不得降旁期爲大功雖其子可以
嫁若其父之不可以嫁子何故逆降之禮惟大夫之女子子有
之不及於士至傳所稱成人者謂其年二十已笄醴者耳賈乃
兼十五以後許嫁笄者言之夫許嫁笄而在十五以後則去嫁
期尙遠何慮其時之不得及而俾之逆降乎此則疎且舛矣

國風碩人之詩凡四章左氏傳以爲衛人爲莊姜美而無子賦也美之說固詳於次章矣無子之云以傳義考之未有所見竊嘗反覆於末章而得其說焉夫所謂庶姜孽孽者謂姪姊之生子如木芽之萌出孽孽然不一而足也所謂庶士有暵者謂衆子中有暵然健以武者也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所以比庶姜之媚惑其君施罔滅滅所以比君之嬖庶姜鱸鮪發發則以興孽孽者葭莢揭揭則以興有暵者也蓋言衆妾多子而莊姜之無子見言衆妾所以多子之故而莊姜之所以無子亦見故曰爲其無子而賦也其所以不爲正言者爲將以聞諸莊公也方莊公往蕩蓬感羣小嬖幸之時而欲其憬然悔悟親正適而終生子非婉以風之其能入我言而不我咎乎故不敢也觀二章欲明大夫傷莊姜之見疏而但述其願君親莊姜之意可以知之矣君之衆子何以稱庶士也古者大夫以上至王公其適子衆子之未爵命者皆可稱士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諸侯之衆子何獨不然若左氏所云公子州吁蓋卽士之暵然者其人長而好兵則其幼必有武健之容矣首章所云褻衣卽士昏禮之所謂景用禪縠爲之上下通服以禦塵而行道者蓋前三章皆本莊姜初嫁時而言故云

史記北斗齊七政解

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者日月四時歲卽虞書之所正所協所定所成也又云斗爲帝車運

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此數言即以斗建齊七政之法也蓋斗立子午宮度之正中則東半西半之位以分立寅申巳亥之宮則春夏秋冬之節以建斗建謂斗初昏指十一宮而立也斗立於寅宮為春之始而節名立春立於巳宮為夏之始而節名立夏猶日躔卯中晝夜等而節名春分日躔午中晝長極而節名夏至蓋二至二分之名自日躔四立之名自斗建也指四鄉各九十餘日其季月各十八日強則木火土金水之王以均立寅宮若干度為立春過十五度強而驚蟄又過十五度強而雨水夏小正正月啟蟄月令正月中蟄蟲始振二月初始雨水前漢末始改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若周書周月篇亦雨水前驚蟄後則後人因漢志妄改也以至終三百六十五度強而復為立春則節度之移也指宮度每十五日強交一氣而日以交氣分中節指宮度當一辰與兩辰間而月以中氣之有無分正閏周月篇云閏無中氣

斗指兩辰之間所謂指兩辰間非必正交節之日但於其月內指之即是蓋古法寬也餘並同指宮度終三百

六十六日而日以一周成歲終十二辰或更歷一辰而月以十

二或十三成載則諸紀之定也此即洪範五紀之三載六歲也二十四氣周日歲十二月周日

載不言星辰者包於節度也然其法不始於虞夏而始於商周

何也斗之指寅申巳亥至商周乃與春夏秋冬四立直虞夏四

立斗方指卯酉子午本王寅旭與徐圃臣書及西人不可用不相直者

齊交節之日也節之交不可以齊則中氣之日正閏之月四時

之序五行之均歲載之成若之何而可以齊哉故以北斗為璣

衡亦出用建者之傳會耳夫虞夏之齊四時以日以中星齊月

以月齊日亦以日而商周復以斗建相參考者蓋虞夏於日月

主長短朔望而商周則兼主氣交虞夏於四時主氣交之中而

商周則兼主氣交之始要亦適當其時足以補古麻之所未備也此東周西漢所以俱沿其法歟

天官書自中宮至歲乃有殃又律書自書曰七正當作二十

八舍律麻至故莫貴焉皆古遺書而晚周秦人增易成之自

太史公曰以下乃子長作子長謂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

母十一子鍾律天下當有人字伏生大傳解七政有天文地理人道子長蓋本之不但非天

官書義并非律書義也律書七政與下三物並叙亦指歲時

月日其日亦指氣交日故其下有曰冬至之文

釋周官地征

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釋曰此

經皆著任地之征也曰國曰近郊曰遠郊曰甸稍縣都皆所任

之地也國謂城中宅即上經之里公卿大夫士之所居也此宅與宅

田之宅同專指下士以上言廛謂農圃牧工商賈受田者之居遂人所云夫

一廛是也若廛人之廛則惟市中邸舍矣園即上經之場圃凡

受田者之廛皆有之廛之征在凡受田者征嬪婦之布帛閭師云凡

無職者出夫布蓋開民亦有廛征也詳方氏周官析疑及所畜之豕犬雞在市中則征廛

布征餘物滯物園之征征所樹草木也近郊十一農田之征也

合公私田百一十畝而征十畝之穀為十一分而取其一云十一者舉成數耳遠郊二十而三藪牧所

畜馬牛羊及他鳥獸之征也牧者牧地謂休不耕之田此牧即

井牧其田野之牧詳見彤周禮小疏澤無水曰藪亦牧地也本大率九職注甸稍縣都皆

無過十二山物澤物之征也其所征蓋自二十之三至十之二

而止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乃於甸稍縣都山澤間舉其所重征之一以明外此皆無過十二也近郊十一以上與上經相應遠郊二十而三以下與上經相備也所以知受田者之麀征布帛豕犬雞者下經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云麀無夫里之布麀征夫布周官之制也非不毛而有里布戰國之橫征也孟子欲并去夫布以當時國甚富而民甚貧耳是布帛豕犬雞皆出於受田者之麀也所以知市之麀征布及餘物滯物者以麀人歛市之麀布麀布外所歛歛布總布質布罰布皆非市征故不及詳見彤周禮小疏歛屠者之皮角筋骨按注釋以當地稅歛凡珍異之滯者也亦以當地稅非官買之此布入泉府則泉也皮角筋骨屠者之餘物也所以知園之征為草木者閭師任圃以

樹事貢草木也所以知近郊十一之為農田者上經之以田任地自近郊始也所以知遠郊二十而三之為藪牧者畜牧家之受田自遠郊始則藪牧之畜事亦自遠郊始也所以知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為山澤之物者以下經惟其漆林四字知之也其者指甸稍縣都漆林厠山澤閒則惟字對山澤所產言故知十二為山澤之物也公卿大夫士之宅所以無征者於貴者優之也注釋以國宅為官府治事處則無征不必言矣布帛草木豕犬雞之征所以二十而一者麀地小而所出微也麀布及餘物滯物之所以二十而一者蓋商賈貨賄之征當與市麀等按貨賄但征於司門不征於關市關市並征麀稅而已市麀二十而一則貨賄亦二十而一并之如田稅之十一農末適均也管子治國篇云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故知征之者亦等

也農田之所以十一者多則食不足於民寡則食不足於國也
馬牛羊及他鳥獸之所以二十而三者較農田則人力少而利
厚也山物澤物與漆林之所以遞增者人力尤少而利尤厚也
抑經文簡奧多包含云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則凡國以外
之宅皆無征國以外之園廛皆二十而一矣云近郊十一則凡
近郊以外之農田皆十一矣云遠郊二十而二則凡遠郊以外
之藪牧皆二十而三矣蓋皆舉地之最近者以表其餘乃征賦
之總例也若商賈之貨賄本非地征非經所包含故不得與嬪
婦之布帛藪牧之鳥獸並列至百工之器物當亦出於其廛
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肆即廛與器物之征當亦各二十之一
所列之廛蓋亦在關市也
如商賈矣

載師地征自注疏及王氏訂義諸說不皆有當而近年聚訟
尤甚恐古制終不得明故探求本經義例確證以反覆條釋
之釋近郊十一甸稍縣都十二略本亡友蔡宸錫說

易爻辭辨

周易之爻辭在漢儒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蓋各有所
受之也及唐孔氏之正義宋胡氏之啟蒙翼傳皆辨爲周公而
非文王焉乃近又有據陸氏釋文所載梁武解立說者謂乾坤
文言文王作之而孔子傳之今篇中彖辭爻辭並具安見爻辭
之不出於文王且以爲作於周公則漢志之於易何第云人更
三聖也其說亦近是顧孟子嘗云周公思兼三王其上文並舉
禹湯文武以文武二人爲一代之王也然則漢志或亦以文周

為一家之聖不足證爻辭之非周公作况孔胡二氏之辨為周公作者其證較多且確耶余以為屯蒙以下之爻辭多作於周公而乾坤之爻辭則作於文王故與其彖辭並稱文言乾坤爻辭之稱文言蓋孔子之前已然也是全易爻辭之繫文王少而周公多文王開其端而周公卒其業必舉而歸諸一人安能無所抵牾若以彖爻辭義之悉符為徵則文周為一家之聖道與心自無不同豈必出一手所成而然哉

古閏月在時終辨

春秋文元年左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夫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而周書周月篇稱南至之月為周正歲首近本首作道誤至敬授民時巡狩祭享

則猶自夏不知此所正之時自夏乎自周乎如自夏也則於每

時之始而步四立中而紀分至按日志二分自古及今在四方正位故知舉正之正指之杜氏

謂與中氣以正終而置閏也周禮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月非此傳文義疏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

十二堂四門十一月聽朔于十二堂閏月微獨閏三月非禮即各於時之門按此則周於每時終置閏

閏十二月亦非禮矣如自周也則於四時之始而步南至本史記麻

書韋氏注韋本三統麻中而紀北至周七月日北至適當四時之中若啟閉雖在每時中與舉正之義不合

終而置閏也固惟閏十二月為禮而他月之閏皆非禮二者其

孰為得也夫經傳之書閏月恒在歲末則必當日至之前月閏

必當日至之前月則日至麻十九年恒在其月之朔日漢以後

麻術必至朔同日以為起算之端蓋亦本諸春秋按周魯以前六麻自劉向

杜預及僧一行皆以為偽託祖冲之證偽託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故今專據春秋經傳則以閏十二月為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沈徵君果堂集 七

禮是或一道也然閏以正時時以作事春夏秋冬各有其事則隨時置閏隨閏畢作較閏在歲末者事尤不悖且堯之厯象始於殷仲春周禮之致日兼乎冬夏則古厯之起算或以春分麻學疑問補云回回厯起算春分本堯典寅寅出日之始仲春蓋謂義仲以春分起算也或以夏至李文貞堯典解義云二至者厯之元也二至正而厯本定矣夏至尤重故獨言敬致冬不言者一蒙前義二以夏為主也不必皆在冬至其以冬至者亦可隨所直而截算冬至致日以辨四時之謂之測馮相者憑實測以算也即名官之義而其能截算可知然則授時厯之創法殆與古冥契乎不必在至朔同之日亦何取歲末之置閏則以閏每時季月為禮或更得其解也按左傳昭二十一年閏八月於夏時為閏六月漢書載春秋為證者一偶合一偽揆也至若疑後世閏皆隨月而閏三月不得為非此則過矣隨月置閏者晦朔無遷就而月之大小皆得其度雖閏在

每時終者猶遜其密閏二月者并歲末之閏而失之乃錯亂其序者也可比而同之哉

禮記明堂位問

明堂位曰周公以天子何也余曰此注家之失也其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者謂合諸侯于明堂以朝天子也天子曰成王也不曰成王而曰天子者對下文公侯伯子男言之耳周公太師也當此時固肅然正位乎中階之前是篇雖夸且誣亦何至齊公相于天子哉然則其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者何曰此文王世子之所謂攝政而踐阼非負斧依南鄉而立之謂也阼天子出治之位也然踐阼不可以為蒞阼則踐位不可以為即位與孟子踐天子位之云文同

而意異也曰周公之治天下相天子也曷爲而踐天子之位也
其不疑于天子乎曰踐天子之位者非天子不在位而代之踐
之乃奉天子于天子之位輔翼啓沃而不之離也是相幼君之
道也故別于相之常有矣疑于天子則未也曰近世說者據古
文尙書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之文謂無踐天子之位之事也然
歟曰冢宰周公本位也書之文爲蔡仲嗣封起本豈必盡周公
之所位而序之邪夫不敢負斧依南鄉而立者聖人之經踐天
子之位以治天下者聖人之權皆其事之實也因記者夸誣之
多而盡疑之則又過矣曰家語載孔子適周觀乎明堂有周公
抱成王負斧依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是周公亦嘗負斧依而南
面子何以云不敢也曰周公之負斧依南面者爲抱成王也抱
成王而不負斧依南面則是避己嫌而致天子不得正其位詎
非大拂乎輕重之宜吾所云不敢者謂夫成王之不在抱也是
篇云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其時成王已長不在周公之抱有年
已

儀禮喪服爲人後者爲本親問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自加隆之服而降也爲其昆弟大功自
本服而降也爲其祖將何如曰五服旣制則皆以所制之服爲
本服凡有加降皆自此而推祖本服齊衰期降一等則大功九
月此晉宋間之所議見於通典者也爲其曾祖宜何服曰車氏
垓以爲總麻三月也蓋曾祖本服齊衰三月由三月推之而祖
免則等於無服之親由齊衰推之而大功則等於其祖皆不得

其中故月數如曾祖而服則降三等也其高祖亦如曾祖乎曰
否持重於大小宗者疏云適子當家自為小宗無後亦當立後故有持重於小宗者在正尊雖
高祖以上苟相及必為之齊衰三月還為本親雖總麻亦自曾
祖而止蓋不二統之義至是乃周也凡降其旁親與外親有異
等乎曰皆降一等疏已有明文矣本親外親之報之亦皆降一
等乎曰然惟報則如其所服

從祖昆弟總

從祖父母總 從父昆弟小功 從父昆弟之子總

從祖祖父母總 世叔父母大功 昆弟大功 昆弟之子大功 昆弟之孫總

曾祖父母總 祖父母大功 父母期 己身

從祖祖姑總 姑大功 姊妹大功 昆弟之女大功 昆弟之孫女總

從祖姑總 從父姊妹小功 從父昆弟之女總

祖姑以下適人者更降一等叔父姑以下之長殤更降一等其中殤下殤更降一等 從祖姊妹總

外祖父母總 從母總

儀禮喪服宗子之親為宗子問

與宗子親盡者為宗子齊衰三月若本總麻大小功之親則如
之何曰其月數各如本月數而三月以前亦皆齊衰也記云宗
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蓋長殤中
殤服之大功衰下殤服之小功衰由齊衰而遞降親盡者之服
也如邦人者謂期功總之親皆依殤服本月數為限也云月算
如邦人明大小功衰如親盡者也故在注釋惟與宗子有期之
親者長殤服之大功九月中殤大功七月下殤小功五月其衰

服如親盡者亦如邦人若有大功之親者則長殤中殤服之大功五月下殤小功三月有小功總之親者長殤中殤服之大功三月下殤小功三月其衰服皆如親盡者夫親之服宗子孤爲殤者依殤服本月數則其服宗子成人者亦必依成人服之本月數矣親之服孤爲殤者依親盡者之功衰則其服成人亦必依親盡者之齊衰矣親盡者之齊衰三月則功總親之齊衰亦必三月矣然則注所云與宗子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視本月數各有加者非與曰若宗子期之親而服之十五月總之親而服之六月則亦可於大小功之親各加三月矣而經傳曷嘗有期與總親加月之文况卽大小功月數中而爲三月之齊衰不已足伸尊祖敬宗之義耶此徐氏通考所以力爲之辨也大功之親大功衰三月受以小功衰六月小功之親小功衰三月受以總二月爲宗子子齊衰二月者其受服宜何若曰大功之親受以大功衰六月小功之親受以小功衰二月而已

父未殯而祖亡承重議

震澤縣西濠沈維墉父亡未殯而祖亡或謂維墉今以適子爲適孫一身兼主二喪宜卽正承重之名位以事其事維墉疑之乃屬其族父來問余曰維墉旣兼主祖喪固應事承重之事矣若欲卽并其名位而正之奚其可蓋所謂承重者承祖喪先祀于其父若祖之謂也先祀之重在祖則承之于祖祖喪之重在

父則承之于父承之祖者祖葬而後承承之父者父殯而後承故父而未殯宜攝重而不宜承重曰主祖喪而事承重之事則承重矣何謂攝重曰父未殯而主祖喪謂之攝主宋庠蔚之所謂父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是也主攝則重亦攝也曰父未殯而主祖喪何以必攝也曰不忍死其父也豈惟不死之而已禮云三日而后斂以俟其生故自君及士凡死于道者未入棺則入自門升自阼階見會子問皆奉之以生之禮未殯而不攝非之死而致死之之尤者哉曰然則維墉之不宜正承重之名位于父之未殯也決矣至其殯父而具狀與刺也宜何稱曰未承重猶孤子也曰子謂承先祀之重而必于祖之既葬也何居曰古者喪三年不祭恐致哀于新而不誠于故耳今之喪雖不如古然

未卒哭而祭苟致其誠則哀之殺爲已疾故必于祖之既葬也

此朱子之所講也

見答范伯崇書

曰重之名始見喪服傳鄭氏以宗廟

注之則所承宜專在先祀今之兼喪何本也曰論語謂所重民食喪祭喪固與祭並重且啟殯而朝卒哭而耐練而祭喪禮有行于廟者則鄭之言宗廟亦兼喪矣

康成雖專以重爲宗廟然言廟則自包寢故承重之禮庶人與士大夫同魏書禮志孫景邕等三議皆當可從也

若有祖亡未殯而父亡者于父未殯之前亦攝父事雖祖殯未得爲承重正主必父殯而後得承祖喪之重也其殯祖時狀刺則稱孤孫常祀宜在父葬之後并記于此

與朱文游論周禮九拜書

辱問拜為古今常禮而周禮太祝九擗鄭氏注及陳氏禮書為說不一未知所適從者愚鄉於稽首頓首空首從陳氏振動及吉凶奇衰五擗從鄭氏肅拜從鄭之少儀注今各采其要語參以他書畧著擗與九擗之形并其所用以呈於左右按許氏說文以擗為手至地今本手作首誤从手擗擗音忽徐鍇曰擗進趨之疾也故拜从之字亦作拜引揚雄說从兩手下是以兩手下至地為拜也又以什為竦什居竦切引揚雄說从兩手是以兩手竦為什也又以跪為拜是跪亦拜中之一節則凡所謂拜者必屈膝齊跪什兩手而下地明矣尙書所謂拜手禮記所謂手拜皆此拜也吉禮什尙左凶禮什尙右按檀弓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尙右二子皆尙左拱以左手覆按右手也形謂君賜吉禮則凶禮當以右手按左手九拜者卽此拜之或高或下而

別異其名也稽首頓首皆下首至手

禮書稽首首至手句今本手誤作地稽首則

留止於手頓首則至手卽舉也空首近手而不至手首與手相

離也荀子云平衡曰拜楊倞注云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下衡曰稽首至地

曰稽顙夫稽顙至地則稽首不至地而頓首亦可知矣半農禮說云說

文誦與頓皆言下首不言至地則稽首頓首皆頭至手而已平衡卽空首乃拜之常故得專

拜名也振動戰栗而變動亦稽首也吉拜所謂拜而後稽顙先

為頓首或平衡拜乃開其手而引顙觸地以起而立也凶拜所

謂稽顙而後拜先杖而開手下地稽顙其間乃舍杖為平衡或

頓首拜仍開手執杖以起也喪服小記云杖拜送賓奇拜一拜也亦空首

衰讀如報報拜再拜也亦稽首肅訓恭肅拜者亦屈膝拱手下

地而但低頭以婦人首飾盛多或懷孕難下其首故為此拜也

九拜以低頭為恭明空首為益恭而稽首頓首為恭之甚殆即最輕者以見重與稽首王拜天臣拜君用之

拜天稽首以臣拜君例推也賈釋振

動所引二

頓首諸侯相見大夫之臣及凡平敵者用之空首亦

平敵者用之

以平衡為拜之常知之

君答臣拜用空首加敬亦稽首也振

動王於天臣於君其受命及請罪用之定字謂君於臣亦有用

之者若晉靈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是也吉拜齊衰不杖以下拜

賓用之云吉者對凶拜為輕也凶拜二年服拜賓用之奇拜君

答臣拜及鄉飲鄉射聘禮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用之再拜則拜

天拜君拜神與尸用之

拜君再見周書康王之誥拜天再見賈釋所引書

肅拜婦人拜

君賜為尸坐及凡吉禮用之凡所呈皆舊說之可從者也愚每

慨世之人或以拜手為揖以長揖為拜以肅拜為長揖而稽首

與稽顙吉拜與凶拜拜稽顙之先後皆莫之辨至稽首而用諸

喪刺肅拜而用諸丈夫之簡牘婦人立屈膝而不跪亦且以為

當然乃吾兄獨求析古義而適從之豈非志之高而識之卓願

弟之所學猶人耳雖有論列其果能折舊說之中邪惟望審觀

熟思并質諸松厓而相與定其得失焉

古文尙書考序

辨東晉所出古文尙書之偽者自趙宋而來約有兩端曰文從

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而無遺前之說則所云讀以今文者

之刪添與傳者之私竄足以解之後之說則所云傳記之徵引

自多古文者足以解之皆不得謂挾持有故也吾友惠君定宇

淹通經史於五經並宗漢學著述多而可傳其古文尙書考二

卷能據真古文以辨後出者之僞大指言鄭康成所述二十四篇之日見於唐正義者卽漢藝文志之十六篇劉歆班固以爲孔安國所得古文無異詞自梅賾奏古文二十五篇列諸國學孔穎達乃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造遂合梅書雜古經而大行是謂僞其真而真其僞余惟班之藝文志卽劉之七略劉在成哀閒領校秘書班在顯宗時典其職於所謂十六篇者皆親見其文而載之於書按正義載鄭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班撰志時尙存十五篇十六而爲二十四鄭析其九共一篇爲九耳若張霸所造乃百兩篇且當時卽以乖秘書見黜然則鄭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書而爲真古文可決也鄭之二十四篇爲真古文則梅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亦可決也夫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義理顧後儒之

作雖精醇不可以渾淆聖籍揚子文中子之擬經皆謂之僭况以僞亂真者故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僞而欲辨後出者之僞必據其前之真者而後可此定字之書所由高出於羣言邪得是而後出古文之爲僞雖素悅其理而信之者亦無以爲之解而所謂足以解者皆轉而爲浮說矣太原閻百詩近儒之博且精者著尙書古文疏證五卷先得定字之指定字書不謀而與之合文詞未及其半而辨證益明條貫亦益清云

定字曰別白古文真僞如易牙之辨淄澠且以平心易氣出之雖篤信梅書者亦當轉而致思也

禮記問喪篇後記

余讀問喪知孝子之能自盡而得復反其親之魂也死而復生

者千萬而或得其一乃必三日而后歛以俟其生彼其哀慕之誠不計常變固以爲將復生焉是時我之於親攀號而不釋形雖不可得復生而其氣則已留留則聚聚則著著則通通則格格也者復反之謂也復反在旣葬之祭而實蚤有以致之也古之人有云骨肉歸復於土魂氣則無不之無不之故可以往可以反而其反必也然則以祭之宗廟爲徼幸其復反者豈真徼幸哉若曰誠則反不誠則不反云爾必其反誠也盡其誠斯無不反矣雖然始死之復而不誠則不惟無望其生而魂之留亦難是留之根在乎復故升屋而號者體孝子之心而孝子於其事若親爲之蓋孝子之誠於哀慕以反親之魂必自復而始也

律呂新書後記一

蔡西山律呂新書典正詳博最爲朱子所稱顧於古人生鐘之術猶若有未盡其要者形以爲古人之制黃鐘必主於度其圍與長而不主於度其徑又必先度其圍而後度其長而度其圍與長也又必不以十分之寸而以九分之寸凡寸皆十分而有九分之寸者黃鐘之數八十一故破十爲九以通其分使便於損益相生耳漢志所謂九十分黃鐘之長十分爲寸者乃黃鐘已成而度之以起度非截管之初度之以制黃鐘也十一律之長皆本於黃鐘之長黃鐘之長卽本於黃鐘之空圍黃鐘之空圍九分九其圍分以爲長分而長分遂無纖微之強弱則形正而氣完氣完而聲中其可必也故度其長者必先度其圍也凡徑分與空圍必相得然圍分全而徑有奇分故從徑得圍不如

從圍得徑之便且黃鐘之長分既專以圍分而定則得其圍分而徑分亦且無所用故不以度其徑爲主也夫空圍九分者其長必八十一分也九十分其長者其空圍必十分也九十分其長而空圍九分則空圍之分當長九之一而不足也其聲必高而不中此三事皆蔡氏之所未及察也因私記其書之後以俟世之能定律者正焉

律呂新書後記二

書中言制黃鐘之術宜多截竹如古黃鐘圍徑每長短相去一分更迭吹之以求得夫聲之中而毋恃古器與秬黍其立法信爲知本矣然苟得古雅正之器與秬黍之中者參錯稽考則所擬圍長之寸分近正而中聲乃易求較無所準而多截竹者不

猶愈乎夫古器之最要者莫如尺古尺之得中而可考者莫如周周之尺不必存於今苟勗之尺依周禮爲之與劉歆銅斛尺同則劉歆荀勗之尺卽周之尺也劉歆荀勗之尺亦不必存於今王莽時所改鑄貨布貨泉其存於今者尙多宋下度謂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則劉歆之尺可知按漢志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以今工部尺乾隆元年所頒當今裁衣尺之中者九寸校之其最完善合正史者每一寸當今七分四釐今蘇州市尺短於官尺一分至二分不等以漢布泉校之每一寸當市尺六分五釐至七釐不等此皆不足憑則是今尺之七寸四分卽劉歆荀勗尺之十寸也然晉田父所得周玉尺比勗長七釐姑洗玉律則微強西京銅望泉則微弱是古尺亦頗有短長莫之能齊故必先以泉布之度擬爲

一管如吾前篇之法定其圍長之寸分別以秬黍分爲數等而
以其中者橫度之視其果九十黍之長則以此九十者實其空
圍視其果容千二百黍則以此千二百者稱之以古之權衡視
其果容十二銖之重乃俟耳決如一之不然則易其黍而較其
圍長與重如前法焉抑泉布之度於歆尺未必無少差卽無少
差而與玉尺玉律等各異將誰適從則又必別擬數管校諸以
泉布之度擬爲者或微短或微長或長七釐以至於一分二分
各別以秬黍中者如前法詳定之然後如所謂更迭吹者以求
之則視此書所立法乃更微密而黃鐘之真可由是而必得矣
西山復起亦將然我言也

律呂新書後記三

自古度量衡皆生於律而所以度其長以爲度量其廣以爲量
稱其重以爲衡則莫不藉於秬黍故欲假度量衡而反而求律
者亦不能不以秬黍爲資也西山謂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
長短大小圓安不同而尤不可恃則不用圓而用安而安必用
其中者及其度之又必以其廣而不以其長古之用秬黍者固
已明言之至以歲與地之異而不能得其黍之真則勿徒審視
其形而以權衡之合古者稱其重以決之則其黍卽爲古人定
律之黍雖有豐凶肥瘠而亦無所慮矣夫古之權衡決無有存
於今者然貨布重二十五銖其最完善者當今布政司等四錢
六分八釐九毫五絲每一銖當今一分八釐七毫五絲六忽則
今司等二錢一分五釐○九絲六忽卽劉歆之十二銖也劉歆

之十二銖卽古黃鐘所容千二百黍之重也故但得秬黍之安而中者千二百稱其重當今司等之二錢二分五釐○九絲六忽卽合古定黃鐘所用之黍以是千二百者實於其擬爲之管適足無有贏絀而黃鐘之空圍得矣復以其九十黍橫而累之果一黍爲分十黍爲寸九十黍爲九寸焉而黃鐘之長亦得矣是圍長之得要必重之得而可也故三者之得常相因也後之反求黃鐘者但較以秬黍之廣長而遺其重是所以求之者不全宜無白而得其真也何乃咎秬黍之不足恃哉

書古文尙書冤詞後一

此書八卷其要者數條毛氏據隋書經籍志以辨梅賾所奏古文尙書二十五篇之非僞也其大指謂孔壁古文藏晉世秘府

者永嘉亂後猶存梅賾特以無傳故上孔安國之傳而未嘗上古文之經又謂鄭康成所述古文二十四篇乃杜林漆書與孔壁書不合如其言則梅之二十五篇與孔壁書而指其僞者誠過豈知毛之於隋志乃誤解之而妄據之哉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馬融鄭元爲之作傳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所云非孔舊本者乃以所傳止二十九篇而不足五十八之數雜以今文而不皆古文非謂其篇目詞句與孔舊本異也且馬融亦傳漆書本其注書序云逸十六篇卽鄭所述二十四篇之逸書鄭爲書贊稱安國爲先師謂賈馬傳其業則漆書與孔壁本安得有不合者志又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梅賾始得

安國之傳奏之所云今無有傳者傳卽傳授之傳明古文亡於永嘉其後官私本皆絕也云梅賾奏安國之傳不云經者以上已言經文則此但言傳而經在其中矣正義之引晉書謂太保鄭冲以古文尙書授蘇愉三傳至梅賾遂奏上其書上云以古文尙書授而下云上其書則其書非卽古文乎而可云梅賾不上古文經乎且若以無有傳爲無傳注則梅賾奏上其傳施行已歷數朝矣而尙云今無有又可通乎毛又以馬鄭所注書序百篇亡書目凡四十二篇爲漆書本則漆書本固有逸書十六篇在中此明與馬融說乖并妄據而無之矣書中謂陳第辨梅鶯之攻古文以寡學自坐謬誤不足以灑冤毛之學雖多而識則寡吾謂非惟不足以灑冤且反足爲辨僞者之口實矣雖然其辨正義以鄭所述三十四篇爲張霸僞書之誤語甚明快則與辨梅賾僞書者之見不謀而合其識未嘗不高也乃能辨此而不能辨彼何哉

書古文尙書冤詞後二

毛氏此書自謂懼古文尙書將見廢而爲之然吾知其必不廢也古文尙書非獨聚斂傳記所采語其中間亦必有真古文之殘編賸簡如隋志所載尙書逸篇之類者故其尤善者皆各有精言以立一篇之幹若不得真古文之要領以深悉其僞則其學彌粹其信彌篤李文貞曰禹謨伊訓說命傳道之書也太甲旅獒周官諸篇亦非董仲舒劉向輩所能言其書自東晉列國學置博士

見晉書荀崧傳

歷今千餘年無貴賤賢愚不之學習安得有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九終
議其廢者卽或議之而其勢固不行也傳曰與其過而廢之也
寧過而立之果欲議廢則亦乖於理矣禹謨三篇雖非親授受
之文而聖人之道存焉太甲諸篇有大醇而無小疵以爲非董
劉所能言固也夫董劉之言有志於修身行政尙孳孳取爲師
法况高出董劉者乎故吾知其必不廢也以其言決之也并書
此於後以解毛地下之懼且以明辨真僞者之專以尊經非有
意於梅書之廢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二十九終

嘉應生員温心源校



